

雲海爭奇記

還珠樓主著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
名著

雲海爭奇記

第十集

上海正氣書局印行

武俠
名著

雲海爭奇記

第十集

還珠樓主撰

只見那矮丐，說罷，走近前去，伸手一拉，或是用指一點，倒地的，十九多是極惡窮凶之徒，起立還特倔強，楊開泰忍又生事，瞠目低聲，用隱語連聲怒喝，才行勉強壓止，一面恭身對矮丐，正要說話請行，矮丐連理也未理，逕自朝前走去，楊開泰只得令衆，各將長衣，穿着齊整，自己斷後，一同往谷外走去，衆人見先走的矮丐，已先走出，沒了踪影，谷口三蒙面人，也不知何時離開，見諸王葉三人，威力法令，竟有如此嚴厲，俱都駭然，連先前心存別念的幾個，也都懾服，不敢妄動，花家一千佃工下人，只在村中居住的，盡是昔年徒黨，知道利害輕重，休說張狂呼噪，竟無一人，敢於逃走，均在原處，靜立觀望，楊開泰領了手下凶徒一走，台上下復歸靜寂，剩下還有好些蔡黨，也全被震住，中有十幾個，附和行刺暴動，因而受傷的，也吃矮丐救轉，見此情形，凶焰盡斂，狀如未決之囚，守候台下，葉神翁等那黨羣丐走後，忽向王鹿子道，道兄你看，今日這些孽畜，竟敢犯上行凶，皆是承受非人之故，此時再不清理門戶，以後更不知製造多大的孽，本意一律嚴處，姑念無知，又是爲師復仇，罪雖不加，罰仍難免，我意欲除惡跡未著數人外，各一體令其自伏家法，道兄以爲如何，王鹿子道，這等處置，誰是情真罪當，但是人數太多，輕重之間，尚須斟酌，除首惡數人，和行刺諸凶頑，不

容輕恕外，餘者不妨，恩施格外，予以自新之路，姑緩三年之罰，令往海南無人諸島，開墾田土，以便招養本門子孫，另訂出規條法令，日後只是本門子孫，得有南北兩宗支的信名引進，便可往投，分給田土農具，力耕而食，仍以每年所得，十之一二，交公存儲，備供接濟新來之用，這樣使本門子孫，多一投奔立足之所，豈不可以免去許多事端，如若此輩，凶野難馴，不肯操作，不等三年期滿，便正家法好了，葉神翁道，好在海南諸島，已先有人在彼，今年聽說，土地肥沃，一年三熟，物產繁多，根基日固，所訂法條，也頗嚴整，我意下必去往無人諸島，這般凶孽，稍不馴善，立可由島主處死，無足爲慮，到是適才道兄，未提此事，天台諸孽障，已往西天目公地伏法，雖然不是全死，手足終須殘廢，還須着人前往宣示罷了，說罷，隨喚車衛，可即趕往西天目，傳示監刑，除楊開泰，和惡積最著的六人，仍按原令施行，下餘數十人，一律加恩，寬免三年，即日由監刑，押往雷州會堂投到，分送海南諸島，開墾三年，無罪始免刑誅，否則即由諸島主，照原刑加倍，處死便了，神乞車衛，領命拜別下台，如飛走去，葉神翁隨喚蔡烏龜外約的，廣西，福建，兩湖，諸丐黨上台，訓誡了一番，分別輕重，各令就近，馳往西天目公地，自供罪狀，從寬領罰，最後才把蔡黨，一千凶徒中，兩個年長曉事的，喚了上去，從容問道，爾等平日所行所爲，諒已自知，如照家規，一人也難活命，現因北宗王祖師說情，姑從末減，可於三日內，去往西天目，向監刑前人顏佩魯，按照此上條款，分別服罪之後，再去雷州會堂投到，自有人領爾等，去往海南諸島開墾，三

年無過，歸接妻子，同往過度，始除罪名，永安生業，稍有遠遊，或是到了島上，不服島主之命，犯了規條，二罪並發，那時不只本身，必受嚴誅，妻子也是難保，休怪我不慈悲，此次留在廣東，未隨爾師同來的，一干羣陣，已另有人，前往處置，內中只有一人，不能赦免，餘者，各領家法，彩捧三百，會同蔡海金全家婦孺，也一律發往海南諸島安置，蔡楊兩家，和爾等無置私財，一半捐入廣浙，兩省公地，救助貧苦，和本門殘廢老弱，一半購買農具，以及開墾人，必需物件，分賜諸島公用，我意已定，爾等沒有話說嗎，衆凶徒盛氣早餒，情知大事已去，稍爲反抗，受禍感發慘酷，俱都魄悸魂驚，心寒膽落，再聽先走那監刑矮丐，竟是明末，蘇州五俠丐中，顏真韋之兄，矮韋護，鐵鬼形顏佩魯，乃昔年武備江南的，丐中劍俠，那麼高的輩分威名，比王葉二人，還要矮上兩輩，如何不怕，本來祇盼能和楊黨一樣，發往海外開墾，保得一命已足，聞言正和心意，如何還敢不服，紛紛朝上叩頭，謝祖師之恩不遑，真神翁隨將手持名單罪狀，擲向地上，爲首兩蔡黨，立卽捧起，膝行倒退了幾步，翻身下去，率領衆同黨，重向各位，祖師前人，謝恩拜別，起身魚貫而出，旁觀諸人，見那多本領高強的，凶惡徒衆，先吃葉神翁，從容說了幾句話，便盡斂凶鋒，分別領拜，低首下心，都纔退去，中間雖有幾人，拚命行凶，鬼眼也自寧息，便是神仙降世，也無此尊嚴，祇花四姑，見機先逃，也未見有人往追擒，是太惡元凶，不知如何處置，方自驚奇尋思，葉神翁忽喚身後侍立的，丐領下諸弟子說，近前說，呂道友雖然隱身乞丐，遊戲江湖，當初原賣卜賣

藥爲名，形跡本有異處，爾等雖是本門裝束，有時故作乞討，也與各地，因窮爲丐者相似，並無本門前人引進，不能算是真正門裏出身，近以南宗主者歸隱，繼起非人，呂道友見本門形勢日非，敗類紛出，不屑同流，方始另創一家宗派，其實不是本支，本不應以本門戒條處理，但雙方異派同源，俱是道家支流，我三人與呂道友，又有同道之契，誼屬一家，因爾等同門人多，俱有本領，品類不齊，他已兩次清理門戶，不知戒慎，恃強橫行的，仍有人在，只不似花，蔡，楊，諸孽障，爲惡之甚而已，現在本門子孫，因頑日衆，造孽甚多，皆由於近兩代宗主，軟弱無能，不能執法之故，爲此我和王道友，二次出山，並拉諸道兄相助，此間事完之後，便準備在西崆峒開山，肅清醜類，重整家規，在未開山以前，除極惡窮凶，專命處罰者外，只能悔過自新，重則從輕發落，輕則寬其既往，爾等雖非本宗，照着雙方，崇善除惡之條，也是一體行誅，決不徇情寬縱，而本門子孫，有罪惡者，呂道友也是一樣加戮，務望轉告諸同門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並煩轉告令師：崆峒之會，務望到場便了，丐仙門下諸弟子，均知上坐三人，與師父交厚，王葉二老，又是三光教，創始之人，行輩極尊，法力劍術，無不高強，如何敢有違言，俱都拜謝領命，葉神翁話完，又單向幾個，品端行正，素無過惡的，分別獎勵了幾句，才命退下，衆人見他，對於各人善惡行逕，宛如親見，不知丐仙，借葉神翁，立法警誡，暗中囑咐，不禁駭然，連素日驕橫的三四人，也都心中畏服，互相警惕起來，旁觀諸人，見事已完，女鐵丐花四姑，業已先逃，葉神翁一字未提，諸異丐，和浙幫諸

人，似都在場，司空曉星等，一干長老，均早就客位，得和王鹿子，隔座微語，俱是略談近況，不及當日之事，始終不曾命人，跟踪追擒，暗中細一查看，只金線阿泉一人，自取黑牌宣示，衆異丐入座，行完了禮，將牌呈還以後，便由神乞車衛，代他站在台口，車衛走後，改由邢飛鼠，在台口侍立，這時，不見他人影，阿泉曾經上台對敵，本領雖還不弱，與花四姑較，尙未必能是對手，何況單人前往，想要生擒回來伏誅，逃又多時，如已暗中派有能手，照對方的威勢本領，去的人必能手到成功，理應早回，估量花四姑，詭詐機智，本領又高，地理更熟，暫時還難擒到，可是中座老三，並無行意，若有所待，方各尋思，急聽破空之聲，一道銀光，急如流星，自雲層中，向中座三老，直射下來，旁觀諸人，見那飛劍，來得突兀，劍光不長，却極強烈，寒輝耀目，冷氣逼人，疑是敵人行刺三老，正驚顧間，王鹿子伸手一撮，那尺許長的劍光，已似銀蛇一般，撮向手內，晃眼變成明若霜雪的一口小劍，上面附有一個字條，王鹿子取下來，看了看，側顧諸平道，想不到老禿驢，竟把昔年漏網諸孽，一齊約去，陶道友看出敵尋狙，如今雙方鬥法，勝敗未分，知秦崑三老，與蒲老，均都好勝，恐又不能如意，暗中飛劍傳書，請道兄和我二人先去呢，諸平笑道，我聞老禿驢，近來頗有一點門道，慧蒲諸道友，也實輕敵一些，現在陶道友，既以飛書相召，好似事非容易，但過去諸位道友，皆非弱者，如難成功，恐我三人前往，也未必要如人意呢，王鹿子道，本來諸位道友，也稍過一些，固然邪正，不能並立，罪惡却有深有淺，那能一時便想去盡，卽以老禿驢而

論，以前所行，固多不義，近二三十年來，已然大改前非，此次只是他生平好勝，恩怨過於分明，爲了報復前仇，興師動衆，如何便不放他一條，自新之路，必得斬盡殺絕呢，陶道友老謀深算，機智絕倫，人又寬厚，此次飛書相召，決非勢弱，也許別有用意，知道你我，和老禿驢，以前相識，想藉道兄作調和人呢，葉神翁作色道，自來除惡務盡，就算老禿驢，稍知悔悟，鬥下弟子，無一不是凶惡之輩，以他那麼好勝護短，復仇之心又最切，平日睚眦必報，如不就此一網打淨，異日死灰復燃，什麼都做得出，造孽就無窮了，諸平笑道，這且不論，反正得去一趟，葉道兄事尚未完，且待後去，我二人先走吧，葉神翁道，花四賤婆，已然擒到，因還有一個，附逆犯上的元惡，不是本門子孫，見機先逃，路上遇一左道餘孽，與之會合，一娘白泉等五人，幾乎吃虧，被二逆漏網，適才接到密報，已命人前往擒拿，事出意外，去的五人，又要親身擒捉，手刃親仇，故此就延了些時候，此時必已事畢，一會便來覆命，陶道友雖來書相促，只是看出艱難，並非真個不敵，晚去片時無妨，我三人仍就同行好了，正談說間，忽見谷口湧進男女八人，當頭一個，正是金麟阿泉，後面跟着女鐵丐花四姑，一脚已斷，手持鐵拐拄地，代替一足，顛着走來，一娘阿婷母女，另外兩個少女，一個少年男子，挾着一個，貌相凶惡的，瘦長老頭，一同走來，到了台前，阿泉押着花四姑，由台側扶梯走上，花四姑剛上了台口，便把手中鐵拐放落，跪伏地上待命，雖受重傷，行動狼狽，似知無可挽回，已然心橫，神色頗爲從容，絲毫不現痛苦難禁之狀，衆人俱覺薑是老的辣，已在

暗中贊許，金線阿呆，已先走到中座三老面前，恭身稟道，罪人花四姑，因仗一妖道相助，竟敢抗命圖逃，後值吳老前人趕去，除了妖道，將他追上，自知難逃，方始俯首就擒，現在左腿已折，跪伏左側台口待命，請祖爺示下，葉神翁聞言，兩道疎長秀眉，條地往上一豎，怒喝道，這孽障，腿被打折，方始受擒，莫非抗命時，還敢動手麼，說時，二目便往花四姑身上掃去，神目如電，精靈炯炯，光射數尺以外，花四姑正在用目，向上偷覷，中座三老神色，目光一接，面上立現驚懼之色，顫聲低語道，白老弟，你報仇原該，却不要說冤枉話呀，同時，阿呆聞言，也恭身答過，罪人到還未敢如此忤逆，只是乘着妖道，與一娘母女諸人抵敵時，乘機欲逃，一娘恐他漏網，不顧身後飛刀利害，捨命追去，打了他一明月珠，將腿打折，就這樣，仍然被他遁走，妖法猖獗，無力再追，一娘母女，爲飛刀所困，已在危急，幸得吳老前人飛降，才免於難，後衆將他由一石崖縫中搜出，始終却未見他還手，葉神翁冷笑道，我先聞報，還當他真有如此大膽呢，喚他過來，當下一娘母女，另二女少年押護一老人，尚在台下守候，花四姑聞喚，立即拖着一條斷腿，由地上膝行過去，往上叩了九個頭，俯伏在地，葉神翁道，你本場山一孤貧女，瞎婆見你幼時，長得靈秀，收爲徒弟，歸入本門，只爲近年南北兩支，主持無人，瞎婆又被仇人所殺，以爲無人再能制你，自恃師傅本領，江湖行蹤，比你高者極少，於是夜郎自大，日益驕狂，凶貪任性，爲所欲爲，老來已然號稱洗手，依然不捨舊日生涯，時出殺搶，橫行至今，受你害的人，不知多少，按你所行所爲，本來百死不

足蔽辜，現又一人，告你忘恩背義，叛主犯上，用陰謀毒計，殘殺恩主至交，兩家老幼，四十三口，想將你殺去，爲父兄師長，報仇雪恨，你可有什麼話說，花四姑雖然內外功，俱到了上乘火候，一身驚人本領，無奈仇人，臥薪嘗膽，立誓復仇，隱居他近側許多年，又有高人暗助指點，備知他的虛實細底，身上氣穴要害，內功不能練到之處，早已探悉，專爲復仇，用十餘年苦功，練成暗器，一擊之下，將腿打折，氣功已破，流血過多，苦痛由於強忍，久便難支，加上一路顛頓，拖着斷腿，膝行跪地，如何能以禁受，雖未出聲，頭上汗珠，已似成串黃豆，滿臉亂滾，聞言強掙扎着，答道：孫兒自知罪重如山，不敢求祖爺開恩，仇人報復，原是應該，也由他去，不過當初，殺害恩主，和白老英雄一層，雖是孫兒下手，一則恩主，性生疑忌，因孫兒與對頭交往，已然生疑，兩次要將孫兒處死，不先下手，定難活命，事由受逼，事前三日，白老前輩，又聽信謠言，肆口辱罵，兩下爭執，因而動手，白老前輩，年老力衰，一時不留神，受了內傷，禍已闖大，不得不與外人勾結，連次發難，至於殺害兩家老幼，四十三口，均是對頭，意欲斬草除根，乘機下手，等到鑄成大錯，悔已無及，所以事完之後，從未再與對頭來往，也從未再往，川贛兩省去過，初意兩家，人俱死絕，事又弄得隱秘好巧，不久，老王又爲對頭所殺，連手下人等，一個未留，即使有人得知，也莫可如何，只是負心之事，再一想到，心跳難安，一直多年，也曾訪查，當時漏脫的，兩家後人，終無下落，只說孤兒孤女，俱在懷抱之中，白老前輩，雖有一子，比較兩家孤兒年長，因是晚年所

生，也只九歲，又是從小多病，誰見了，都說不能長大，到六歲上，被野雲長老，要去撫養，能未遭難，也由於此，可是野雲長老，帶走時，曾說此子，是否能夠撫養成成人，尙是難說，非到他滿了十歲以後，才能保得活命，偏巧白老前輩，全家遭難那年，此子才得九歲，長老也在同年坐化，先後不滿一月，對頭得信，立命人往，探查孤兒下落，意欲斬草除根，那知此子，已在長老坐化前二日身死，彼時，因恐白老前輩傷心，故未通知，越認爲後患已去，所可慮者，祇有恩主朱曉亭之女，係被其姨娘，湘江女俠紫素，秋救走，此女非祇一身好武功，人更機警深沉，練有獨門暗器，事初起時，並未在場，忽然趕到，乘亂中，將孤女救走，必不能就此干休，一混多年，始終是塊心病，今日也是孫兒，該遭報應，才一上場，便見隨那飛鼠入席答話的，金線阿泉，與白老前輩，當年貌相，一般無二，祇是身材，稍爲矮小，想起虧心的事，立時心驚眼跳，按說當時，就該打主意，想是罪大孽重，冤鬼附身，一心以爲請有不少，精通飛劍法術的能人，就是仇人尋來，也不足慮，多半還可就勢，去此多年心病，祇管心動，還祇往好處亂想，最該死是，諸位祖爺前人駕到，雖然多未拜見過，吳老宗主的異相，江湖上是有點年紀見識的人，差不多，俱都知道，孫兒年青時，並還隨先恩師，見過一面，竟未認出，就說台上客多，忙於接待，和應付敵人，一時粗心大意，那麼各位祖爺前人，俱有品級袋隨身，明是本門中，最高輩分的老前人駕到，也會誤認作是北宗支行輩高的老人，才得信來作旁觀，就此忽略過去，如非冤鬼附身，惡貫滿盈，怎會如此糊塗，後來廣幫的人

，上一場，敗一場，紅雲和尚，放出飛劍，被中座祖爺制住，停在空中，又與西台諸位老前輩答話，方始警覺害怕，偏是騎虎難下，只知凶多吉少，心亂如麻，暗中密令，過繼孽子苗秀，準備事敗時打算，直到見了免戰令牌，才自省悟，這時仍未想到，為將各位祖爺，宗主前人，驚動來了，悔恨自己無及，當時逃走，並非貪生，抗命求活，只為過繼孽子，苗氏弟兄三人，照着孫兒所犯的罪，原應一齊處死，但他弟兄三人，雖是孫兒外甥，實是先恩師，賸紅線的骨血，而收容他們時，孫兒已將年老，因開讀先恩師的遺書，才知此事，自知以前，所行所為，罪大極惡，為恐老死以後，給他三人留禍，先恩師遺書上，也有嚴加管束，不許在江湖上走動，動為良善的話，因此管束甚嚴，每犯舊惡，從不令其隨行，雖以三子苗秀，年幼稍為袒護，未犯大惡，孽子三人，務望各位祖爺前人，看任先恩師的情面，免其一死，感恩不盡，至於這裏下人佃工，多是孫兒，舊時徒衆，自隨孫兒洗手，歸隱以來，各分了些田產度日，只孫兒該死，每隔一半年，仍出外一兩次，他們從未再作舊日營生，適才逃時，自知無幸，已在後面，密令苗成，暗中傳知衆人，不許喧嘩妄動，靜聽祖爺吩咐了，葉神翁道，你平日慣做強腳強盜，殺人劫財，心狠手辣，無所不至，犯我家規，不必說了，最可恨是，你手弑恩主，殺害朱白兩家眷口之事，直是天人共憤，假使朱白二人，當時如不遇害，小玉何致遽遭仇人暗算，業敗人亡，推原禍始，你也是個罪魁元惡之一，本應將你以前，施之於人者，還施於你，無如你雖萬惡至死，不足蔽辜，孤身一人，並無丈夫子女，豈有承繼孽子，一則

，不是親生，即以姑姪而論，也祇遠房堂姪，不是親支，在本門法條，祇本身無大罪惡，原不同科，二則，你那亡師，瞎婆子，雖以不納忠言，收下你這孽徒，遺留下後來大患，造孽無窮，但他生平，除剛愎自用，是其所短外，頗多善行，又是本門有功之人，苗氏三子，既是他的私生遺孽，又是經他遺命，你始物色收養，他應推情，予以未減，此事你便不陳情求告，也有安排，祇他三人，以後能自安分，勉爲安善良民，即可不致陷於刑誅，你這百萬家財，十九由於搶劫而來，現以十分之一，留與苗氏三子，餘數一齊充歸公地會堂，以供濟外之用，你那手下徒黨，既已洗手歸農，不究既往，准其仍舊，只不許向外洩露今日之事便了，至於你本身處置，照理本門子孫犯罪，向由南北兩支宗主施罰，不容外人參與，但你所犯罪惡太大，死者又與本門，淵源甚深，事由招納本門子孫而起，如不令其子孫，手刃親仇，死者九泉之下，未必瞑目，爲此破例，將你交付朱白兩家子女，設靈報仇，仍在西天目公地行刑，以資炯戒，話已說完，可代曉諭，你那些徒黨人衆，依言行事，去吧，花四姑叩完九個頭，膝行往側面倒退，才十來步，人已不支，王鹿子見他，勢將暈倒，哭道，人生數十寒暑，何苦作孽，鬧得這等結果，隨向葉神翁道，我就要往黃山，老婢雖然罪重，但是這次，清理門戶，受刑人多，現離他的刑期，還有二日，一則身受重傷，恐未必能推到日期，二則他已自知，孽重難逃，不自先死，甘以一身還報，爲死者洩冤，何妨法外施仁，准他這兩日，在家中居住，就便隨同監刑人，交代田產，安排後事，到日再令自往伏誅便了，葉神翁笑答道，道

兄終是心慈，便宜他許多活罪，留到那日，一齊受用，也好，解鈴仍是繫鈴人，待我問過苦主了來，隨喚問道，柴賢姪女，請上來答語，一娘母女，本與同伴，押着所擒髡賊，立候台下，問喚立由前面，飛身而上，近前含淚跪倒，說道，多謝諸真人，和二位師伯，爲死者洩冤，葉神翁喚起，說道，昔年我二人，二次下山，與令師在鄱陽湖相遇時，便知令姊夫，雖然志大心高，但憤氣量稍狹，恐難成事，並且先朝，歷數已終，決非人力，所能挽回，當時不便阻他忠義之心，偏生令師，又向喜與人勝天，祇以微言勸勉，未怎深說，我二人事完，便即回山，塵世上未甚勾留，心中祇盼他，到時見不可爲，急流勇退，免致由他，和小王身上，又引起一場大劫，卽或未發難，而事已先敗，落個殺身成仁，英名千古，也是佳事，想不到羽翼將成，毫末發動，便無端敗於婢妾之手，真個不值，事已過去，運數使然，不必說了，現在賤婢孽滿伏誅，並特破例，交賢姪女，與阿泉，行刑祭靈，但他爲你所傷甚重，王師伯意欲法外施仁，寬其二日苦孽，使其到日，一同身安，阿泉已是本門子孫，無須問得，賢姪女終算外人，已允將犯人交你，自須問過，你意如何，還有賤婢，已得瞎婆真傳，決非暗器，所能傷害，就算你識得他氣功不到之處，練就專爲對他爲東西，也不致將腿打折，如此重法，莫非是令師，遺留的異寶麼，一娘隨由身畔，取出一物呈上說道，師伯之言，如何敢違，先姊夫妻遭難時，先師已然圓寂，隨身法寶，俱被大師兄得去，此寶乃十年前，夜間背人，練習暗器時，遇一瘦長神僧所傳，名稱用法，俱和舊用暗器明月珠，大略相似，祇打中敵人時，

另有妙用，發的人，並可使其由心輕重，師伯一看，就知道了，葉神翁接過，便微笑道：「此必是木尊者所傳，你以後，可曾再見到他麼？」一娘答道：「初傳授時，每隔十日，必來指點，並示未來機宜，半年後，忽然他去，僅前年見了一次，前夜忽又降臨，言這惡人孽滿，不日可以報仇，並說，現住西湖靈隱等語，諸王，葉，三人聞言，面上俱有驚喜之色，當二人問答之時，王鹿子早取了一丸丹藥，擲向花四姑面前，並朝身後侍立諸丐，說了兩句，立有一人，上前取水，將丹藥與花四姑服了，仍令伏地待命，一娘等，葉王諸三人，傳觀完了暗器，又遞與近側的，司空曉星，看過發還，接到手裏，正要開口，葉神翁已先說道：「靈丹祇能保命，木尊者的暗器，非本主人，不能解呢，一娘道：「姪女遵命，只等師伯，吩咐完畢，便去收回呢，說罷，從容走向花四姑面前，將手中明月玦，對準傷口，略爲搖晃，立有好些細如牛毛的銀絲，飛將出來，朝缺口處飛進，一閃不見，一娘忿忿道：「賤婆你也有今日，如非二位師伯之命，且教你夠受用呢，實對你說，我和兩家子女，爲報此仇，臥薪嘗膽一二十年，便在你左近居住，查探虛實，也有多年，什事都會細密想到，本心至少也要教你，活受一年半年，才行祭靈，事一發動，你那身側，便有人監看，此時，你連想尋死，都不能夠，現在總算便宜你，只有半日罪孽，乖乖安分聽命，如若妄想奸謀，違背祖師法令，我便可以請求，盡情處治，那時多受好些日活罪，還累你孽子親屬徒黨，一齊受害，却休怪我，不先明言，花四姑哭道：「我也不怕你恐嚇要挾，自來一報還一報，我自然遵從祖爺恩命，捨此一身，到日由

你擺佈，雖然犯了我門中罪孽，決不會被外人看短，祇管放心吧，正說之間，王鹿子朝曉星等，舉手說道，這裏的事，已算草草就緒，這些未完的，自有人監同罪人料理，不致於再鬧大，驚動官府，傳揚出去，駭人聽聞了，適才陶道友，飛書相召，不容不往，祇是老禿驢，多年蓄謀，忽然大舉尋仇，有秦嶺三老，與陶，蒲，馬，李，諸道友在場，固不會敗於這般妖邪之手，但也未可輕視，留着他們，也是後患，能就這次，一網打淨才好，不過諸位道友，如不能一舉成功，我三人前往，也是無什大用，難得木尊者，又復出世，此老性情孤高，別人恐請他不動，久聞道兄，與他患難深交，如能將他，約往黃山一行，豈非絕妙，司空曉星答道，木尊者行踪飄條，自來神龍見首，不可端倪，如非自願的事，誰也強他不得，我和他武當山一別，已十五年，不曾再見，這次既然出山，又在暗中，照顧這兩家孤臣孽子，此間的事，料早深悉始末，我與此老，至交多年，性行素所知悉，照他行徑，決非無意，適才便想，日內我不尋他，他也必定尋我，祇是黃山事在緊急，天外孤鴻，無地踪跡，見雖必見，時有早晚，能否當時尋到，却拿不定呢，這時花四姑，自從服了王鹿子，所賜靈藥，又由一娘將傷口以內的芒刺，吸收回去，痛楚大減，和一娘低聲對答了幾句，重又拖着半條斷腿，膝行過來，跪伏在諸，王，葉，三老面前，叩首謝恩，葉神翁正向他發命，令傳衆人走後，將所約請的外客，以禮送行，即日曉諭全體徒黨，分別誥誡，以後勉爲善良，免遭誅戮，務要以己爲鑒，並就這兩日恩假，將後事分別安排就緒，到第三日早起，隨了監刑前人，和朱白兩家後人

，去往西天目公地領刑等語，一娘也早回到席前，侍立在側，聽曉星說起，木尊者難於尋到，插口答道，二位師伯，不必多慮，木尊者就住在，離此不遠的，南峯後面，破廟之中，剛回去不久，一找便到，曉星大喜問故，一娘答道，弟子先只以為是位有道高僧，並不知他，便是昔年，名震川湘的，前輩劍仙木尊者，屢次叩問他的法號，只答稱至即曉，終未明言，今日追截仇人，忽遇妖道作梗，當吳老先生，未來以前，情勢甚是危急，弟子因是急於報仇，仗着阿婷，兩年前，隨弟子，偷偷回籍，掃墓哭奠，無意中，遇見昔年遇難時，逃脫的小婢明燕，說家姊被困白芎時，曾將所持寶劍，隨手奮力擲向後山，那口寶劍，原是神物，光芒甚強，明燕身未受傷，逃遁較快，藏伏之處，正在後山對面，孤峯之上，看得畢真，曾見劍光如紅，飛得又急又遠，投入後崖絕澗以內，仇敵竟未覺查搜尋，事過之後，每值陰天暗夜，澗中便有光華閃耀，後崖本就幽僻，落劍之處，削壁直拔二三百丈，下臨澗整，其深無際，對面澗岸，雖然不高，但是但有臨澗，極仄一段，餘者都是，亂峯危崖，石筍如林，叢莽怒生，亘古人跡不到，簡直無路可通，只乾看着，不能飛越過去，明燕本是近山人家之女，家中尚有親族，一直寄居在舅舅家中，不曾離開，思念故主恩深，每年春秋，必要燒紙哭奠，雖知此劍下落，一則，無此本領，入澗覓取，二則，仇人黨羽甚衆，時至山中訪查，有無人來上坟，以前每值清明忌日，均在家設祭，不敢往坟上去，近年膽子漸大，家姊坟側，又添了好些外人坟塋，可以推託，他又在當地，置田落戶，方始敢往，如這樣，仍不敢明目張膽，每次前

往，多是背人，在相隔家姊坟前，五六丈處，所設土堆面前，望坟遙祭，以防仇敵走來撞上，此劍精光外映，好些靈異，如取到手，容易引人覬覦生事，轉不如聽其沈埋淵底，比較穩妥，一晃十多年，居然無人得知，也曾兩次，尋訪小主人和弟子，存亡下落，終無影跡，忽然巧遇，自是驚喜非常，當時引去，仍費了二日夜心力，才自淵中取出，回來先由弟子，教他劍法，末了又經木尊者指點，雖未到出手應敵的功候，似妖道那等飛劍，還能勉強應付，弟子一而命阿婷，奮力仗劍，拚命將妖道絆住，自去追趕仇人，已然用木尊者，所贈明月玦，將他一腿打折，因妖道捨了阿婷，趕來一擋，仍被他負傷遁脫，等吳老先生趕到，將妖道殺死，人已無踪，正在分頭追索，木尊者忽然現身，說仇人已被禁閉，前面崖洞以內，並說，他此時便回南峯破廟，到了北山會場，如有人問他住處，不妨告知等語，弟子等如言尋往，果將賊婆，由崖洞中擒，適才覆命匆匆，不及詳說，照此情形，分明木尊者，知道師伯在此，聽弟子一說，必要前往尋他，所以那等說法，既然有心相見，必還在彼，等師伯一去，定能見到了，曉星聞言，笑對諸王，葉，三老說道，此老明知我輩在此，不來相見，却令我去南高峯後尋他，必有原因，三位道兄，不妨先行一步，此老既已出頭，我祇見到，必把他約往黃山，與諸位道友，相見便了，王鹿子道，此老皮氣古怪，道兄還以早去爲是，曉星道，我和他一別多年，以前並有後約，尙須料理，屈指約期將近，此來便許尋我踐約，斷不致於又作鴻飛，一面未晤，遽然遠行，道兄祇管放心，我和他，今晚必同趕到黃山，本來此時，便可起身

，與三位道兄，先後脚到，只爲黃成老賊，被擒落網，黨羽甚衆，偏巧朱白兩家子女，又要等候花四賊婆，一同祭靈，中隔二三日，在場人多，與老逆賊通殷勤的，料也不在少數，我們行事，光明正大，不加掩蔽，日內必被知悉，只管他鞭長莫及，未必敢輕犯三位道兄威嚴，但是老逆，狂妄多年，近來無人睬他，益發夜郎自大，又恃着兩個妖僧妖道，無所不爲，就許出點花樣，也須稍爲佈置呢，旁坐祝三立諸人聞言，方覺花蔡二人，黨羽多半在場，旁觀未去，曉星怎如此說法，忽聽王鹿子笑答道，道兄可知我們大師兄，也來了麼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此行專爲清理門戶，黃山之行，乃陶道友，多年未晤，就便往訪，加以諸道兄，與老禿驢，尙有一段因果了斷，事情又由今日，北山講理而起，老禿驢往黃山叫陣，我三人不能置身事外：故爾必須前往，門外的事，我們不問，如有人尋到我們頭上，雖然黃成，並非本門子孫，我們爲了情法兩盡，並顧家法尊嚴，特許朱白兩家子女，借用公地祭靈，黃成始得苟延，三日活命，否則此時，早已殺以報仇，何致有什差池，祭靈以前，如有人作梗，便是尋我四人爲敵，以爾戈來，以我矛往，來者俱以敵人相視，任是何等人物，說不得，只好多留塵世些日，與他分個存亡高下，不到河乾魚盡，不會休手了，衆人聞言，方始領會曉星，取瑟而歌的用意，旁觀花蔡兩黨中人聞言，俱覺三老，已是萬分難惹，何況還有一位，極利害的人物，暗中主持，尙未出面，就把多有力的能手，約請到此，也無法挽救花四姑的性命，並還與這幾位煞星，結下仇怨，救人不成，徒惹殺身之禍，不禁相顧駭然，曉星又道，既然如

此，我略爲交派他們，即時往南高峯去便了，諸，王，葉，三人，隨即起立，向曉星三立等三四人，把手一舉，道聲黃山再見，諸平爲首，把手一揮，滿台光華亂閃，人便無踪，微聞破空之聲，瞬息即杳，敵我雙方的丐黨後輩，紛紛禮拜，恭送下迭，隨三老同來諸異丐，除奉命已去者外，尙剩兩人，花四姑知是留來處分彼事，並作監刑的，先向二人，叩問了兩句，隨向兩旁同黨，舉手凄然道，老婦犯了家規大法，理合受死，祇是事前無知，有勞南北各省，諸位老少英雄，來此助我，不料罪深孽重，竟將本門三位祖師，與諸老前人，驚動到此，以致接待不週，未能終局，皆是老婦，昏憤糊塗，不明利害善惡之過，諸位現已耳聞目覩，幸蒙祖師恩准，顧全友誼，命按客禮相送，諸位行李，俱在舍下，適已命人，後往取來，並略備微儀奉贈，請諸位好友，各路英雄笑納，多多原諒，老乞婆不得已的苦哀，盛意隆情，來生再爲補報，不必說了，只是一節，今日之事，諸位不是本門中人，想多不知道，本門法令嚴厲，今當生離死別，我知諸位，多是血性男子，俠義英雄，有幾句緊要的話，不能不說，以免激於義憤，日內鬧出事來，誤人誤己，老乞婆以前，雖有乞丐之名，實是白雲教下，嫡系子孫，其祇在初拜先師門下時，行乞了兩年零三個月，乃是家規如此，休說尋常乞丐，便用袖呂瓊，他非本門中人，因本門祖師仙去，傳與適才先走的，王葉諸三位祖師以後，不久，也同入山修道，將南北分成兩個宗支，傳與各代老前人，繼爲宗主，數十年前，南支宗主，又復入山，繼位前人，御下寬容，同輩中，有幾位老前人，如先師，和蔡海金的先師諸位，雖然收

平傳衣鉢的弟子，並未按照家規行事，後人於是逐漸放肆，忘了本來，因事年數已久，只管川湘廣浙的大幫首，均是嫡系子孫，全都忘本，橫行爲惡，以致今日，三位祖師，和一位同輩祖師，出山重整家規，別的機密，老乞婆也不取，妄自對人洩露，總之，本門法令如山，三位祖師，已是神仙一流，徒子徒孫，遍於天下，本門的事，更不許外人過問，老乞婆自身，惡貫滿盈，該當受罰，百死不怨，諸位此去，千萬不可顧我，設法營救，也不可向人傳說，或是另約能人解救，須知諸位，今日安然無事，尙是三位祖師，格外恩寬，否則也是難免，如不聽話，休說分手以後，有什舉動，語言稍爲失檢，就許有什不測之憂，祇西天目公地行刑時，略爲生事，不特出手的人，決無倖免，連老乞婆，和這三個，過繼孽子，一些親屬舊人，也必連帶受害無疑，稍可方便，老乞婆明知以前行爲，過於陰毒，現落在仇家子孫手內，所受刑辱，不定如何慘痛，就說不能逃免，預先尋死，不過略一舉手，便可了賬，誰不願意保全名望求生，如何求生不得，連求速死，少受一點罪孽，俱所不能，惟有俯首聽命，到日自往公地，聽憑仇人割宰作踐，不敢絲毫違逆，是否利害，就可想而知了，先走的人，尙有不少，也望將此言轉告，前途保重，恕不遠送了，這時，一干有本領，而與主人，無什深交的，自從把守谷口的，三蒙面客一撤，俱覺久留無味，略待了一會，便相繼溜走，東台蔡黨，除洛陽三傑等，少數人先走，到了谷口，吃三蒙面客一攔，雙方剛要動手，神乞車衛，便奉命趕來，勸阻放行，餘人有的先走，有的混上主台，還欲相機行事，繼見情勢愈非，也各暗中悲

哭溜去，所留的，只是幾個，和主人交親至近，和一些木頭中常之輩，這類江湖上人，多講義氣過節，一見對頭太強，主人身膺慘戮，臨了本人，還說出這一套話來，知道此事，已無可挽救，空有血氣之勇，愛莫能助，如何靦顏，再取人的程儀。主人又交代在前，台上尙有不少強敵，連句錯話，都不能說，有心交代幾句場面話，都有顧忌，祇得負愧強忍，各自說道，既是貴教家法，我等外人，如何敢於參與。請自放心，一切遵命，程儀厚意，却不便領，愛莫能助，主人想還有事，就此告辭吧，花四姑知衆人，決不好意思收禮，也不再勉強，只把手一躬，送客起身，行李俱在台下，各繫名牌爲記，與程儀放在一起，衆人有的，還取了行李才走，有那氣性大，交情深的，連行李都沒有要，下台以後，把牙一咬，便自走去，另一面，曉星暗中派了數人，監防老賊黃成，就在花家囚禁，另外密令祝三立，暗中防範，佈置停當，自帶黑摩勒，江明，童興，蒲青，蒲紅，五人先走，那飛鼠也陪了自己人，同行回船請宴，極大一場，羣毆慘鬥，就此結束，衆人去後，花四姑先向自己徒黨，從容曉諭一番，並把監刑老丐，和押送黃成的，卞莫邪諸人，請入後園，盛筵相款，直如沒事人一般，席散，天已半夜，才自回房，和苗氏弟兄，相抱痛哭一場，安排後事，準備到日，去往西天目公地，領刑不提，且說司空曉星，帶了黑摩勒，江明，童興，蒲青，蒲紅等五人，往北高峯後去，走到路上，曉星笑問，你們可知我，帶你五人，同行的心意麼，黑摩勒道，以前我聽先恩師說，木尊者性情孤僻，獨對小孩憐愛，弟子等五人，年都不大，也許得他老人家，一點指教，師

叔可是此意，曉星道，你料得到差不多，木尊者本是個有至性的豪傑，生平連我，共祇三四個，知己之交，他那性情孤僻，落落寡合，原是有激而然，並非本來面目，未出家前，也曾致身富貴，負有盛名，祇爲一樁大拂逆的事，又值先朝，歷數將終，人力難挽天心，舉目盡是令人憤慨之事，由此看破世情，出家修道，他說，天下滔滔，俱是此輩，除了幼童嬰兒，世不深的，九喪心病狂之輩，所以自來，便愛嬰童，現雖成了劍山神僧一統，早先忿世嫉俗，孤高好勝的積習，依然尚在，他那高的，法力劍術，暫時未發上乘功果，一半爲了情緣，一半便由於此，他巖居野處，宛如孤雲自飛，無定所，每到一處，情緣三數，必要出來，混跡人間，管些閒事，修積一些善功，我與他別已多年，人雖未見，所行的事，却多知曉，去年我在鴛湖，遇一舊友，說他在太庚嶺，神龍潭中間，發現唐初地仙，陶寒洙修道的洞府，內洞遺蛻前面，有一部古大南經，一個錦囊，中有遺柬，上寫木尊者，原是他的同道至友，兵解以前，曾將平生所練法寶，二十六件，交他代爲保存，以備轉劫取用，不料木尊者，再世誤入旁門，昧了夙因，未得來取，而他本人，又值閉洞度修仙業，不能下山，直到道成尸解前數日，想起故友之託，靜參未來因果，才算出木尊者，雖然誤入迷途，夙世根基極厚，將來仍有反本還原之日，由此起，歷劫多生，要到明末，方入道，到了時候，仍要尋上門來，祇是人已改投佛家，不在三清殿下，爲此算明年時，留此一柬，將藏寶之處，以及取法，詳爲注明，末後並勸木尊者，認他應故人之託，雖將原璧歸趙，但這二十六

件法寶，十九是初學道人，防身禦敵之物，以木尊者，此時法力已用不着，最好分贈後輩修道之士等語，木尊者照東上所說，尋到法寶，再用法力，將洞府重行封閉以後，不時訪查，有跟行的後輩，如言分贈，大約現在，還存有一半，帶在身旁，你們小弟兒五人，多是中人以上的，根骨稟賦，年紀又輕，此老見了，必定期愛，所以我想帶去試試，就便隨往黃山，見識一回，豈不是好，黑摩勒道：那自然好，祇是葛老師，原定攜帶弟子回去，練那內功，現在又拜了秦嶺婁義師，葛老師皮氣，已未必喜歡，適才他和老刺蝟，離崗掃台，去往無人之處交手，弟子不會往看，不知勝負，此時去往北峯，還可趕回，如往黃山，告而去，定要不快，還有老刺蝟，性情古怪，人却正直俠氣，弟子昨晚今朝，雖然運用反間之計，並苦勸他，休爲賊婆效死，他連日又見賊婆，尊敬一夥妖人，對他冷淡，有灰心，到他和賊婆，多年至交，人又好強尚義，是否固執成見，還不一定，此老休說師叔，想保全他，便弟子也不願他死，葛師父心狠手辣，兩下都是不肯留情，久不見二弟回來，必在苦鬥，此老不如葛師父靈巧，必爲所敗，北峯離此不遠，弟子很想先去看看，就他和葛師父說，去黃山的事，再趕往北峯，去尋師叔，拜見木尊者如何，曉星道，你說晚了，我們木願殺死查洪，一半固爲了他，素少罪惡，人有可取之處，最主要的，還是看在他姪兒的份上，詳情此時無暇細說，此事已早安排，你那葛師本心，也不想傷他，做此將他引走，就爲的是，將他絆住，免得目覩老乞婆，遭報應劫，勾動舊情發瘋，他二人本領差不多，只老葛詭計多端，占了一分勝算，

爲保全雙方體面，已另有人解圍，此時已然趕往，老查氣盛，易受激將，就不爲你，良言所動，也必中計，決不致於當時捨命，尤其回去以後，老乞婆自知孽重難免，定守本門規矩，見他必有一番解勸，除託以後事，並請照顧孽子外，也決不容他捨身報友，你這存心，設想頗好，前往查看一回，就便告知老葛，隨我同往黃山，原可，祇是木尊者，雖在等我，他那性情，說走就走，此行爲想領教，得他一件寶物，黃山諸友，又在催行，你去晚了，人如已走，莫要後悔，黑摩勒笑道，既已拜師，便不能背，物各有主，莫非數定，弟子後悔作什，曉星不禁暗贊，笑道，既能如此，你就走吧，見了葛師，如還在打，無須再管老查，話說完了，就來，我算計黃山之事，不是一二日可了，北峯，如我和木尊者不在，以你脚程，順山路趕去，明日當可到達，不妨隨後趕去便了，你到了，黑摩勒聞言應諾，剛要轉身，江明，童興，同聲說道，我陪你一路，同去同回，要

有好處，全有，要沒有，全沒有，曉星也不攔阻，這一來，蒲氏弟兄，也要同往，曉星却道，何必都走，與其這樣，還不如連我也去呢，蒲氏弟兄，只得罷了，葛查二人，拚門之處，原在谷口外，西崖幽僻之地，相隔會場頗遠，事前早有預計，當地恰是去北峯，與西岸的，三叉口上，西崖較遠，約當北峯的二倍，衆人原是邊說邊走，黑摩勒勸阻江童二人不聽，隨向曉星二蒲分手，飛步往西崖去趕，三人脚程，本極迅速，一會便可到達，滿擬往返數十里山路，只見葛鷹，說幾句話便走，不會多耽延時刻，曉星和木尊者，久別重逢，必要敘闊談說，曉星爲候三人同行，也必請其少待，回去決可趕上，那

知到了西崖，看，靜悄悄的，查葛二人，全都不在，崖壁和山石地上，却留下好幾處，殘破之跡，和脚印，山石已被內功勁力踏碎，石如粉沙，深達尺許，尋外還有比試武功強弱的，遺痕兩處，知道葛鷹，爲了緝伴查洪，遷延時候，上來不動手，先用文比，各試功力，末了再行對敵，雙方惡鬥，必甚劇烈，此時不在，想已經人解勸，各自走開，依了江明，葛鷹不回那飛鼠船上，必回白雁峯，不會回轉花家，兩處相隔均遠，不如且到北峯，見了曉星，木尊者，再作計較，黑摩勒人雖好勝，疾惡手狠，性情極厚，自受查洪垂青，化敵爲友，無形中，便成了忘年之交，既耽心他的生死安危，又想黃山之行，往返須時，葛師曾令事完，相隔同行，不應不告而去，意欲先回花家，看過查洪，問明師父去處，再往尋找，反正趕不上曉星，率性放從容些，尋到查葛二人以後，如不就便，迤北峯均無須去，逕往黃山相見，也是一樣，江明本心，是想早回見師，隨木尊者曉星同行，要快得多，不爲貪得寶物，見黑摩勒，執意先尋查葛二人，未便力阻，祇得罷了，童興一惟黑摩勒之言是從，更無話說，於是三人，重返花家，剛到中途，便遇見金線阿泉，言說受了祝三立之託，去往一娘故居，掘取埋藏的遺像，以備後日，西天目祭靈之用，及問查洪，並未回轉花家，適才却有一位姓子的老前輩，來與一娘母女相見，去後，一娘說，查葛二人，到了西崖無人之處，先用各種內外功夫，互相文比，二人功力，原本不相上下，只是葛老前輩，智計甚多，自然取巧，占了一點上風，末後二人動手，葛老前輩，邊打邊說這裏的事，自己如何用計，將他們調開，又說花四賤婆，

如何可惡，此舉乃司空老人，與諸長老之意，志在保全，不令玉石俱焚，老查始而大怒，有心趕回，無如有約在先，不分勝敗，脫身不得，雙方打得甚是激烈，後來不知說了幾句話，搔着老查的短處，心已感動，氣仍不輸，一口咬定，花家之事，不問管與不管，均非取了葛老前輩的命不可，直到于老前輩趕到，和葛老前輩，暗用圈套，才使老查消了氣，結局並且打成相交，于老前輩，便告以這裏事完，諸位祖師前人駕到，當衆清理門戶，賊婆賊黨，分別遭了惡報，老查一竟年老有識見，深知本門法令森嚴，就有多大的本領，也救他不了，並且賊婆一人，也決不敢受人的助，料無挽救，回來見了，想起舊情，徒自難受，經于葛二位一勸，嘆了口氣，便隨葛老前輩，一同走了，行時，託帶口信，說他日內，要往蘭溪尋人，有點小事，此時尋他不着，令黑摩勒，十日後，再往白雁峯尋他，一同起身回去，黑摩勒聞言大喜，笑對童江二人道，幸而來此一行，否則，江船上尋他不到，還須往白雁峯去，如今少却好些冤枉路，共總耽延不多時候，司空師叔，木尊者，多半還在北峯，等我們未走，也許還趕得上呢，說罷，匆匆別了阿泉等，一同加急往北峯趕去，及至尋到那座破廟一看，曉星，木尊者，和蒲氏弟兄，已然不在，廟牆上，留有字跡，大意是說，曉星剛到廟前，便接王鹿子的，飛劍傳書，說是行抵黃山，還未到達地頭，便見始峯上，烟光瀾漫，文筆峯頂，妖雲邪霧，濃暈更甚，看出敵勢猖獗，內中添了能手，因知秦嶺三老性情，素不喜向人求助，爲此在未晤面以前，飛書馳告，謂曉星務必約了木尊者，一同前往，一面木尊者，已早料到此事，祇

爲等候曉星到來同行，故未起身，令黑江童三人，看罷將字刮去，往否任便，如欲前往，到了黃山，不可直赴峯後，速去天池澗，那裏有一洞穴，可通始信峯洞內，江明知道，當令守山靈猿，在彼守候，以靈符接引，去至峯頂，黑摩勒新得寶劍，乃是神物至寶，易啓外人覬覦，雖精武功，又拜名師，得了高明人的傳授指點，尙未如法精習，僅能按照，尋常刀劍使用，遇上會邪法飛劍的妖人，便非其敵，尤須格外留意，免致失落，再奪回來，便費手脚，黑，江，童，三人，看完大意，知道來晚了一步，黃山正邪雙方，鬥法鬥劍，必在熱鬧頭上，少年喜事，這等火熾場面，既可拜識許多有名人物，又開眼界，增長學識，平日尋他都不到，難得遇上，自然心急趕往，匆匆略爲計議途徑，將牆上字跡刮去，立由當地起身，因從花家走出以先，會和卞莫初，約定第三日，西天日公地相見，並看朱白兩家子女報仇，設位祭靈，後被曉星，匆匆引走，未得再談此事，適才回去，又未遇着，二人雖是初交，甚爲投契，斷定此去黃山，三日之內，決趕不回，想另訂一日後相見時地，好在繞路無多，意欲順道，繞往江船，託邢飛鼠，與卞莫初，代爲致意，並告後約，於是三人，先往金華江邊，和邢飛鼠，說了前事，然後改走山路，往黃山進會，三人腳程俱快，加以心急前進，不肯在路上歇息，一口氣，便走了二三百里，正在各試輕身功夫，加急前行之際，童興忽然失聲道，我們只顧趕路，也忘了備辦食糧，這條路，我雖沒走過，聽師父師叔們說，一出浙江省境，再走不遠，走入藏兵峽山境，前行盡是山僻險阻之區，連個樵徑都沒有，住是無妨，我們那裏找吃的去

呢，現在天又快黑了，黑哥哥還不快想法子，黑摩勒笑道，就你一人怕餓，憑我們，一天半日，不進飲食，有什相干，山裏頭可吃的東西，不有的是麼，隨時隨地，你肚皮餓了，和我一說，包你找到，決餓不了你就是，江明笑道，與弟不比我們，從小在山中長大，吃慣山糧，真到沒有時，連草根樹葉，都可充飢，你沒聽說，凌，彭，康，三俠，俱都海量，講究飲食麼，與弟從小，雖隨師父，隱居山中小廟，但是地鄰閩浙驛路要道，什麼好吃的，都買得到，向來沒過清苦日子，見前途無處覓食，怎不動念呢，童興笑道，我不過想起師父師叔的話，隨便一提，下文還沒說哩，兩位哥哥，說得我這等糟法，江明答道，這也不算說你不好，你年紀本來還小，門道修爲不同，我們日後，還要練習辟穀，永絕烟火呢，怎能一概而論，黑摩勒也道，此言有理，與弟還有什話未說，童興道，記得師父那日，和我說，因和一好友，同遊黃山，在文殊院，遇雨住了三日，候到天晴，才遂了遊願，原定由陽口正路出山，還想繞往南京揚州兩處訪友，本來無什急事，沒打算抄這條近路，偶由接引松畔走過，見有兩個道士，在左近大石上閒談，無意中說到，藏兵峽幽谷之中，不知從何處，來一怪蟒，利一獨脚虎面，半禽半獸的怪物，每日守定一株大樹，無早無夜，惡鬥不休，師父過去一盤問，覺那怪獸，頗似十年前，北大山，穿雲嶺，狄師爺爺，所養金眼神獬，大金，和爪之下，負傷遁逃的，奇獸香都，這東西，和山魃情景，好些相似，靈巧異常，力大無窮，生就一隻獨腿，和八趾利爪，虎面人頭，額有四眼，通體綠毛如黛，其硬如針，顏色甚是鮮明，兩片強硬如鐵

的雙翼，緊護寬肩，翼下暗藏兩掌，指爪又常又堅銳，能握兵器應敵，長却不及二尺，爪舒開來，有蒲扇般大小，利害已極，此怪最喜聞香，和抓吃蛇蟻毒蟲的腦子，肚臍甚深，可容升許，內藏異香，母的還孕有香珠，比麝香還要馨烈十倍，那香珠更是無價奇珍，修道人如得了去，能有極大妙用，每當日白風清之夜，他便將香珠，徐徐放出，祇那肚臍眼，微開合間，百里以內，立成香園，可是山中花草，最忌此香味，無論多繁茂的花草，經他放香一兩次，便會枯死，性情極暴，但除蛇蟻毒蟲外，如不觸犯他忌怒，並不一定好殺生物，祇那肚臍眼，愛護如命，遇上時，不朝他肚臍眼看，側臉避開，便可躲過，否則，無論是人是獸，不知此忌，休說對此注目，無心中看上一眼，或是已然看到，覺出不妙，不自鎮靜，故作未見，把目光轉向別處，從容往側閃走，以求萬一得活之路，此怪雖是獨腳，一躍二三十丈，遠近由心，又準又急，目力更強，到了情急暴怒，與敵拚命時節，先是那輕不使用的雙翼，微微張開，用兩爪抓石，向敵猛擊，石發如雨，這個已無異於百發百中，再追不上，或擊而未中，兩片闊翼，立即全展開來，連縱帶飛撲，疾逾飛鳥，不把仇敵抓死不止，對方簡直萬無活路了，大金那麼利害的，通靈神獸，因遇上時，二金和師爺師叔們未任，只有一位小師叔在側，居然被他逃走，事後師爺知道，因未得生擒，甚是可惜，召集門人，把北天山，方圓千百里地面，全都搜到，也未尋着，這東西的猛惡機智，可想而知，師父因聽香都，在峽中出現，又與大蟒，日夜惡鬥，斷定樹底下，或是附近，必還藏有珍物，便捨了原議，立與友人趕往，

這才走了此路，沿途荒涼險峻，自不必說，及至趕到兵書峽中一看，香都不見，祇有一條大蟒尸身，橫屈地上，大樹已倒，初意以為那怪，將蟒殺死；掘了樹根底下，埋藏的靈藥，或是寶物之類，方始逃去，再細查看蟒身，還有一段，纏在斷樹幹上，似為刀劍所斬，斷尾上鱗甲，被利爪抓落了好些片，樹上另有兩處爪印，陷入甚深，上面却粘有不少香都的碎毛，看神氣，似是先將怪獸香都纏住，兩下正在拚死相持，忽又來了兩個敵人，一在前面和他鬥，一個乘其上前竄，撲那敵人之際，繞向樹後，用劍將那纏繞樹上的，小半截蟒身，一下斬斷，那蟒當時負痛，往前竄出老遠，記恨身後仇人，重又回頭來咬，不料身前敵人，也乘隙下手，兩下夾攻，用劍將蟒首，齊中劈裂，然後再借香都神力，將樹連根扳倒，取走下面靈藥異寶，那蟒首堅逾精鋼，便是身上皮鱗，也十分堅韌，不是尋常刀劍，所能砍入，這兩人所用，縱非飛劍，也是削鐵如泥的利器，還有那麼猛惡的怪獸，竟會聽他驅遣，不特是兩個有本領的異人，對於此怪來歷，和那腹中香珠的妙用；必所深悉，不過對方，既知除蟒，又將此怪降服帶走，這等毒物，不加掩埋，任其腐爛谷中，就說當地荒僻，素少人跡，附近生靈，也必貽害，還有左側，溪谷甚多，到了春夏之交，山洪暴發，將腐蟒毒血污膿，順着流水，帶往有人烟的所在，為禍豈非更烈，似此粗忽行徑，又不像是個正人君子，因拿不定兩人邪正，意欲埋了死蟒，蹤查訪對方來歷下落，蟒身長大，為免後患，埋起來，也頗費手脚，剛掩埋得差不多，忽然跑來兩個小孩，似見一兄一妹，年紀和我差不多，各人背插三柄短叉，

穿着一身粗葛布的短衣，手邊分拿着一柄，大得出奇的鐵釘耙，和一把大人用的鐵鎗，腳底飛快，看那意思，好似爲那大蟒尸身而來，及至臨近，見師父和米師叔二人，蟒快埋完，便遠遠站定旁觀，也不上前，師父見他，不是尋常山家小孩，過去問他來歷，怎會知道這裏有蟒，祇是微笑不答，連問幾次，女孩說他家有大人，住家離此甚近，但是皮氣不好，不許生人上門，如有話說，却可尋來，請師父等在那裏，說完，便往南方山谷中走去，師父先未疑心小孩說假話，又偕得有他的釘耙在手，以爲必要回轉，那知等了好大一會，不見人來，照他所走的途徑尋去，竟是一條，滿長荆棘雜草的死谷，並無出路，還當那人，隱居崖洞裏面，再一投查，在危崖石壁上，發現小孩，扯落的藤蔓，和苔蘚上，留下的手脚跡印，才知上當，小孩竟是不願人，到他家去，故意往南方走，到了無路之處，再攀援崖壁，由崖頂，偷偷繞了回去，照那行徑，他家大人，必是一個高人奇士，那蟒多半，是他除去，就這兩小兄妹的，一身功夫，也是少有，不知他踪跡，何以如此隱秘，不願見人，依了師父，人家既不喜見生人，何必強與相見，米師叔却說，小孩氣人，不見無妨，如何騙人，並且我們，要還他鐵耙，也非面交本人不可，師父勸他不聽，祇得又在峽左近，找了個遍，依然不見一點形跡，有時得到一點線索，等跟踪尋去，却是小孩故佈的疑陣，米師叔氣得沒法，所持鐵耙，太大疊贅，便把他掛向一個隱秘的，高樹枝上，準備尋到人後再取，走出沒多遠，師父耳靈，聽出來路，風聲有異，忙即回看，鐵耙已被人取走，憑高四望，下面極軒敞的山徑，竟無小孩人影，樹

底下石頭上，却壓着一張紙條，拾起一看，上寫主人避地此山，已有多年，兵書峽古樹之下，有一本千年何首烏，已然修成形體，日常出遊，去年正要說法取他，因應舊友之招，往遊峨嵋，上月歸來，樹下忽有一毒蟒盤踞，此蟒也是通靈蟲物，爲了覬覦靈藥而來，尙幸首烏機智，逃遁神速，未被吞食，形勢已是危急萬分，自己當初，原想這等與人無害的，千年靈物，修到人形，煞非容易，爲了長生益壽，將他害死，不特自私太甚，非修道人所宜，並還造孽，於心不忍，本意不爲服食，只爲這類成形靈藥，易啓妖邪怪物，覬覦吞噬，生根深山荒峽之中，初成形體，又喜出遊炫耀，年時久了，必難保全，想效法峨嵋芝仙故事，將其移往自居洞內，加以護持，或送往仙山靈域，既有道高人保養，助其成道，以備異日，如有救人急需，再與好語商說，求取一點靈液，起死回生，不特首烏，可以無傷，並可永爲異日救人之用，彼此均受其福，那知這類初成形的靈物，膽小多疑，始而見人，便即遠竄，遁入土內，埋頭不出，等尋到他的根穴，百計守伺堵截，再四婉言勸誡，終以安土不願重遷，對於人言，也是將信將疑，雖不似以前，望影驚逃，有時遇上危難之事，還自上門求助，事完也知叩謝，只稍提移植之事，便即避匿不見。後來雙方處得日久，已有情分，首烏看出決無害他之意，心方有點活動，自己也打算，再如不聽，便即強行移植，忽值遊行，耽延至今，竟被毒蟒托住，當時便想將蟒殺死，無如此蟒，內丹已成，猛惡非常，性更靈慧，身子已能變化，大小由心，除他時，稍一不慎，被其遁往別處，避世之人，不便遠出追跡，難保不致遺害，故有靈

藥爲餌，此蟒決不捨走，首烏又藏身在，自己給他留下的，樹穴之內，四外設有奇門木土之禁，外邪不能侵入，當初原防自己去後，萬一有什毒物猛獸，害他而設。此時恰好用上，毒蟒只管日夕守伺，百計誘引，首烏終是深藏不出，急切間，料還無礙，便作緩圖，過不兩天，因小兒女，偶往峽中探看，見一異獸，與蟒惡鬥方酣，看出利害，不比鶻物，奔回報知，趕往一看，雙方勢均力敵，打得甚是激烈，尤妙是那蟒內丹雖毒，異獸腹有異香，竟能抵禦，先欲坐觀成敗，待其兩斃，連候了多日，蛇獸均仍健鬥未衰，三日前，峨嵋舊友，江南有事，便道來訪，同往觀鬥，才知異獸，乃是香都，因和蟒鬥久，腹中靈香，已然損耗大半，蟒因年久，功力深厚，却無所傷，除他雖是容易，但那香都性好，猛惡難馴，又是有用之物，如欲生致，非等其疲敝欲死之際，向其市恩，加以解救，不能如意，爲此又候了一日，昨早香都情急暴怒，犯着奇險，與敵拚命，一時疏忽，吃蟒纏住不放，雙方拚死相持，香都力竭勢窮，眼看危急，方與友人上前，同時下手，前後夾攻，將毒蟒殺死，救了香都性命，將其收服，因那友人，已爲此事，多耽延了兩日，事完，便帶香都起身，自己又有點事，峽中地僻，素無人踪，所以掩埋稍遲，適命小兒女，往埋蟒尸，歸說已有二人，在彼掩埋將完，並有寵臨之意，荒山窮谷，佳客惠臨，自是忻慰，無如衰朽餘生，窮谷幽居，尚有難言之隱，以二公爲人，異日自能相見，今尙非時，鐵耙無用，已命小女取還，相見一節，請俟異日，不已之愆，尙乞鑒諒等語，師父說那人口氣，是個老頭，筆跡却秀，像是女人所寫，人家既不願見，

話又謙和，只得罷了，事後越想越奇怪，曾和幾位交厚的師叔，談過三四回，都沒測透，那人是什麼來歷，上次我和黑哥哥見面，也忘了說，分手以後，便隨師父，和凌康二位師叔，同往顏尚德師叔家中小住，第二日顏師叔備酒款待，會到一位姓陳的老前輩，顏師叔偶談此事，陳老前輩初會面時，本已答應顏師叔，在他家住上十天半月再走，及至聽完前事，盤問了幾句，席散，忽然推說有一要事，忘了辦，堅辭要走，問他何事，也未詳說，衆人俱知此老性情，未再強留，走後，康師叔因他聽話時，十分留意，忽然想起，此老以前經歷，和生平兩個，骨肉患難之交，衆人方始恍然大悟，童興還待往下說時，黑摩勒忽然想起一事，忙插口道，興弟，你先等一等說，那陳老先生，可是昔年，雙拐鬥八英的，懶居士陳微麼，童興點了點頭，黑摩勒看了江明一眼，又童興，使了個眼色，接口說道，照此一說，那兵書峽中，隱居的老人，必是他平生好友之一了，童興見黑摩勒使眼色，想起日前，師父所說之言，也自省悟，此話，不能明告江明，便答道，正是，師父師叔們，都想前往訪看，繼一想，那老人不願相見，也許不到時期，又有別的約會，議定從緩，日前帶我，往花家赴會時，路上和我說，北山講理事完，師父師叔們，便要入川訪友，此行往返日期頗久，如不願往，還自回那破廟，或隨同輩小弟兄們，在外歷練也可，我本不知黑哥哥，專隨葛老前輩回去，便說願和黑哥哥一起，師父允了，隨又說起，黑哥哥常隨司空師伯，來往江南諸省，見時，可背人告知前事，如若得便，路過兵書峽，可在附近，查訪那老少三人的踪跡，看看是否所料的人，如未料

錯，有同空師伯一路，自有道理，不必說了，如單是我，和黑哥哥，會見此老，表面仍作無心，這尋同空師伯，或是趕往黃山，與陶師伯報信，越快越好，現在我們，要由那裏經過，正可就便尋走，而那一帶地方，山險窮苦，除非尋到老少三人，便山糧也難得，爲此我想，前途如有人家村鎮，買上一點吃的帶去，黑摩勒道，你早不說，現已夜間，前路又極荒涼，就能遇上一二山家，想必又是苦人，現成食物，祇恐難得，江明道，這個無妨，把得師兄中林，和我說過，兵書峽西面十來里，山腰松林以內，有一大廟，他曾往借過一次宿，廟中和尚，似頗富足，我們也無須再買吃的，率性加點勁，稍爲繞路，趕到廟裏，吃他一頓，吃完就走，好歹明日午前，也到黃山了，但是你和黑哥哥，都打着啞謎，我却不曉得，說了一陣，到底峽中，老少三人，是什麼名來歷，怎不明說呢，靈興聞言，方一沉吟，黑摩勒知道江明機智，恐童真走口，忙插口道，此老姓唐，如若彭師叔，料得不差，也許是位女異人，那兩小兒，就不知道了，現在還拿不定，反正還要尋上門去，說起此事太長，此時急於趕路，且等尋見人後，黃山回來再說吧，童興終是年幼口軟，接口道，黑哥哥說得對，便是師父，也沒和我，細說此老來歷名姓哩，江明聽他前後語氣，不大相符，越發生疑，心念一動，忽然想起，上次乃姊江小妹，託黑摩勒，轉向丐仙，索取昔年，代人借去的，一件皮衣，言詞吞吐，似有隱情，事後會向黑摩勒，再三盤詰，均未言明，後來自己假裝生氣，說他不誠不信，沒有朋友義氣，逼得急了，才答以並非有意瞞哄，只爲此事，關係重太，尚不到明說時期，說

了，反而有害，并說彼此情同手足，以後急難相扶，安危與共，你事即我事，任他天大的亂子，鬼怪一般的仇敵，只到時機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此時須以老母爲念，不可造次，致貽親愛等語，話極誠摯，情知那件皮衣，不問是否寶物，必與自己，家世有關，內中還有一個，極強力的對頭。黑摩勒因受姊氏重託，恐自己年幼無知，得知仇人，俱都堅不吐實，黑摩勒性情堅毅，既然如此堅決，再問也是無用，祇有暗中留意訪查，想由別處，探出因由，再行擠他吐口，便未再追問，日前黑摩勒，與丐仙師徒相見，對那皮衣，必有話說，偏生自己，不在身側，兩次探詢，俾答以不久即可取回，並無下文，自己雖然力說，就知道對方，是個殺父之仇，也必聽命母姊，與諸位師長好友而行，決不輕易犯險，作那無益之舉，黑摩勒仍是固執不允，末了反被數說一頓，悶到如今，始終疑慮，每一想起，心便發酸，今日童興，正說峽中老人來歷，黑摩勒忽然插口攔阻，語多支吾，那人恰又與借衣人同姓，看情景，明又於己有關，黑摩勒口緊，童興年紀最小，比較容易套問，此時如在追詰，反更難吐，莫如欲取姑與，故作未覺，等有空隙，獨向童興探詢，到了兵書峽，尋見那老少三人，再留心查聽，許能尋出線索，也未可知，主意打定，便不再問，黑摩勒何等心靈，見他面色，陰晴不定，早料出他的心意，暗中又是贊美，又是好笑，當時也不給他叫破，童興原聽師長說過，江明姊弟身世，這時深知失言，便不再開口，三人各有各的心意，俱無話說，一味朝前闖走，脚程越發加快，適才邊說邊走，本已跑了不少的路，眼着再一起，不覺走出老遠，正走之間，

江明忽然遙指謂面，說道，誰走過這條路麼，申師兄說，雖兵書峽不遠，西方有一筆立高峯，突起亂山之中，形如一柄大傘蓋，那廟便在峯南三里，大山坡上，松林以內，極容易認，我看前曲山形，均與相符，莫說快到了吧，黑摩勒道，由浙江去黃山，我去過好幾次，但是每次，都是隨了師長前輩同行，起身之處不同，所取道路，也不一樣，有兩次還是空中飛行，彼時年紀又小，不曾留意，祇去年有一次，獨自往文殊院，代司空叔，與人送信，是由這條路經過，先並不知那裏是兵書峽，還是歸途聽人說起，兵書峽這條路，要近好幾百里，只是險阻荒涼，四無人跡，毒蟲猛獸甚多，我恐到了環螺口，把路走錯，誤走峽中，無地食宿等語，說話的，是個老和尚，人甚絮叨，總嫌我年幼膽大，我口中答應，却未照辦，回時想抄點近，自恃身輕，故意取道兵書峽，行近環螺口外橫嶺，兵書已然在望，忽然遇上三虎一豹，吃我連殺兩虎一豹，一隻大虎，負了鏢傷逃走，我仍窮追不捨，後來追進一個山洞裏去，因那虎吼得奇怪，我恐裏面還有同類，在洞外稍爲停了一停，就便歇息，忽然覺出，洞中虎嘯之聲甚遠，好似深極，正待入深，忽由洞內，跑出兩個山童，大的一個，年約十七八歲，小的不過十四五歲，見面便問我，怎會到此，我把殺虎之事一說，小的一個，立時大怒，說那虎並不傷生，爲何無故殺害，話未說完，跟着動手，先以爲山中村童，有付本領，還想給他一點教訓，那知手法精奇，竟是得有高明傳授，打了一陣，未分勝敗，又換大的一個，雖不兩打一，却也夠受，何況我先前獨鬥三虎一豹，又急追了二三十里山路，耗去不少氣力，敵人是

生力軍，又是車輪戰法，我這緩氣的功夫，都沒有。時候久了，自然吃虧，退又不甘心，正在恁恁大罵，忽聽洞內，有人發話，說徒兒們，不許這等取巧，由他去吧，我聽那口音，甚是耳熟，怒火頭上，也未留意，只和敵人說了幾句氣話，定准我回浙江，覆命回來，必尋對頭兄弟二人，單打獨鬥，分作兩天，決一勝負存亡，本心以為這兩兄弟，那等蠻野，必不輸口，那知我說我的，他只嘻皮笑臉，油腔滑調，由一上手，連問幾次姓名，和師長是誰，也無回答，等我把話說完，忽然一同向我認錯陪禮，說我本領，實比他高，祇為走了長路，和虎豹鬥久力乏，他弟兄又用車輪戰法取巧，才得勉強打個平手，如憑真寶本領，決非我敵，並說他二人住家，離那洞尚遠，雙方本無仇無怨，所爭不過一口開氣，現在便甘敗下風，請我就此寬容，不必二次，枉駕登門，既免來了，轉他不到，徒勞跋涉，又免家中尊長知道，怪他弟兄在外惹事，受責不起。我吃他鬧得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無可奈何，想再盤問姓名根腳時，急又對使了個眼色，說了兩句，多多原諒，恕不遠送的話，把手一躬，一束一北，分頭往洞側危崖，和洞壁上，攀着藤蘿，榜壁跑去，身法又快又熟，好似日常精練，以我所練輕功，如在平日，自信也還勉強能夠追上，偏是鬥久力乏，路又沒有他熟，知道決追不上，正要起身，想起洞中發話人的口音，極似昨晚文殊院後，茅蓬中打坐的老和尚，雖然今日起身時，他正坐禪入定，又曾聽司空叔說，此人雖是有道高僧，但並不會武功，再看昨日，相見神情言動，也決不是一個武家，就說內家好手，常人難於識透，我年紀雖輕，從小便得師傳，又有司空叔

攜帶，見識了這兩年，在他怎樣深藏不露，也看得出，就算真未看出，他嫌我自負，說話不檢點，想法給我一點苦吃，一則，這位老和尚，道行甚高，佛家戒打誑語，並戒嗔怒，再說，他又是司空叔的好友，我有不是，儘可當面教訓，無須弄此狡獪，二則，打了一陣，我並未輸，對頭還落個兩打一，末了自甘服輸，於我無傷，不能算是挫折，怎麼想，也不應是老和尚，暗中趕來，偏巧口音，那等相似，令人可疑，還有那兩兄弟，說話時神情，好些不實不盡，我明見虎逃入洞，他二人由洞走出，却說住家，離洞尚遠，走時，又分道急馳，明是防我尾追，那虎和發話人，也始終不曾走出，越想越怪，走進洞去一看，洞並不大，深也祇得十多丈，中間一段，鐘乳怪石甚多，後半却是整面石壁，休說出口，連個縫隙俱無，可是人和那虎，全無踪影，怎麼細心查找，也查不出他的通路，我和兩山童打時，並未見他走出，真似遇見鬼怪一樣，回顧天色將晚，急於趕路，只得退出，因為追虎，把往兵書峽的路走岔，上了正路一看，再繞回去，要多翻好些險路，並近不了多少，昔日，走過的舊路回趕，見了司空叔，覆命之後，談起此行經過，才知洞中老人，乃老和尚的同姓，孿生兄弟，只是一僧一道，性情也大不相同，古怪已極，那兩山童，不是他的徒兒，便是他的徒孫，此老昔年，出了名的，手辣心狠，人犯了他的，一草一木，決不輕饒，那虎必是他師徒所養，照初鬥時，我因殺了二虎一豹，處境頗險，居然不打不歸，從容命二山童自退，不是見我年幼，生了愛惜，便是看出我武功，是先恩師，和司空叔的傳授所致，此老向例，不重情面，一對上敵，便不問

親疎，一體待承，何況我只是見虎豹遊行，恐防傷害山中行客，自恃本領，意欲斬盡殺絕，爲近山居民除害，其實遇時，只小豹子，對我略爲吼嘯發威，虎並無有傷我之意，見人反而轉身欲退，是我先殺那豹，又鏢傷了一隻小虎，方始激怒，合力反身撲來，其咎完全在我，看來恐還是頭一層的意思居多，不過，事完不肯現身相見，恐仍有不快之意，事尙難說，論班輩，他是我的師父，論本領，我一百個，也非他的對手，只一變臉，便須忍受，這類怪人，更得罪他不得，誠我以後，再往黃山，切忌前往，上次探那石洞，大是犯罪，尙可說是，年幼無知，好奇所致，已然見過司空叔，不會不知他的來歷，再如前往，便是有心冒犯，無可推諉，去了，定找無趣，最好過時，繞着路走，避得越遠越好，雖然此老所居，遠在甘肅，不會長久在此，這裏許是暫居，終要回去，到底小心些好，他與老和尚，裝束不同，貌相一樣，同是黑白二眉，分列左右，雙插入鬢，又細又長，極容易認，萬一無心相遇，趕即向前禮拜，不可詢問他的行動，和上次之事，他有話問，才可以答，一句也假不得，我問此老姓名，司空叔却不肯說，和那老和尚一樣，只叫我送信，稱他老前輩，別的一概不知，可是日前，司空叔忽向我，談起前事，命我日後，如往前洞左近經過，以前的話，務要記住，如遇那兩山童，不問交談與否，却要細認他的，年歲容貌，看看內中一個，是否女子，認出不可說破，也不可問他師長大人是誰，峽中道路，雖未走過，却在高處，望見兩次，山形地勢，全都記得，不當我走的路，又有密林遮掩，不會在意，明弟既然知道，好在路繞不多，趕了這遠一程

，到廟中稍爲歇息飲食，省得沿途打採山糧，也是一樣，說時，衆人已由孤峯側面轉過，走上山坡，那山林木，異常繁茂，由山脚起，密壓壓直到近頂之處，遠望一片青蒼，自頂數十丈以下，不見一點山石土地，形勢也頗靈秀險峻，邱壑甚多，但爲林蔭所掩，不是身經近看，絕難看出，他的妙處，衆人因是初到，沒尋到路徑，只憑本領，估量着由密林中穿入，林中虬枝盤糾，密葉叢聚，便是日裏，光黃也極幽暗，到時，天又入夜，月光吃山峯擋住，越顯漆黑，路更難走，衆人雖是煉就目力，這等陰晦森林，蛇虺毒蟲，往往竄伏其中，也不得不加點仔細，童興首說，路怎如此難走，莫要叫毒蛇，猛竄出來，咬上兩口，才冤呢，江二哥，他既有廟，難道連條上下道路，都沒有麼，江明道，比時未想到，會有今日之行，也忘了問，可是聽申師兄說，廟前山路甚險，林裏好些地方，俱難通行，如是常人，直沒法上，想必是無路的了，我們又圖抄近，那廟就在上面，所以照直上來，穿林而過，誰知這樣走呢，童興正要答言，黑摩勒忽然側耳一聽，忙打手式止住，低語道，你聽什麼聲音，這廟另有上下道路，主人善惡難知，林中地勢險仄，前行更難，速由原路退下，覓到正路再上，看似多了跋涉，反到快而省力。說時，人早當先，率衆退走，江童二人，邊走邊聽，果有一種，似吹竹管的異聲，由林盡頭處，隱隱傳來，聲甚急迫，但在原處，不曾移動，下時自較容易，一晃便到山脚，黑摩勒又側耳聽了聽，上面吹竹之聲，越發猛急，只是相隔愈遠，並未追來，忙先尋一僻處，立定說道，既然有廟，怎會無路可上，我先當明弟，聽申師兄說過，以爲穿林即

至，可以近些，故未留意，及見林中難走，分明素無人行，我們雖不怕什蛇獸，到底費手，方想退回覓路，便聽怪聲，這東西，還不是什好相與，況且荒山叢林之內，怎會有此大廟，不論善惡，均非尋常人物，本來強龍不鬥地頭蛇，我們又急於上路，本應避開，不去招惹才是，一則，此廟已有多多年，休看申師兄，投過宿，並不能以此，斷定他的善惡，如是高人異士，失之交臂，已是可惜，如是極惡窮凶之徒，我們難得走過，由他盤踞此間，造孽無盡，不知道，不說了，已然發覺，如不暗地除去，問心也實難安，加上興弟，又正腹飢思食，路也繞走了好些，臨到時，忽又避去，未免膽子太小，去是必去，不過，我們務要小心戒備，第一步，可先把路尋到，然後由你二人，前往叩門，討點水飲，我自暗中，相機行事，以免出了差錯，荒山野廟。無計可施，適才怪聲，現已不叫，不知是什猛惡之物，進廟見到，他不傷人，不可出手傷他，江童二人應了，正待轉身欲行，忽聽頭上，有人喊道，你們如是我廟中尋事的，不必上來，你們也找不到路，林中毒蛇惡蟲甚多，見血准死，無藥可醫，可等在山坡底下，自有人來和你們交代，如是山行迷路，想尋吃住地方，我廟中到可方便，不過來人，得自量力，除由樹林梢上飛過，不能繞到廟前，只好等在下面，我們也會着人，送吃的去，廟門却無法走進了，如若來人自問能行，我們這廟，是倒坐，門朝山開，上下通路，都在山頂，和山那一面，要繞過去，須扒數十里險地，也是艱難，此外只有左邊竹林盡頭，有一危崖，對着廟的外牆，但是中隔五丈多長，一條無底深溝，廟牆外面，地又極仄，黑夜之間，稍

不留神，立有粉身碎骨之險，你們無力飛越，不必說了，就有此本領，也等月亮上來再過，免得送了性命，還怨主人，極惡窮凶，不是好人，黑摩勒聞言，覺出語有機鋒，底下已不聞聲息，細一推詳，對方語聲，發自山半，中隔大片密林，聽去却似近在頭上一樣，三人適才所說的話，也似被人聽去，好生奇怪，情知對方，本領甚高，如無惡意還好，否則必難應付，年青人終人氣盛，黑摩勒暗忖，主要異勢，彼暗我明，相隔那遠，低聲說話，對方尚能聽見，別的必瞞不住，如照前策，定被識破，反吃譏笑，還是放大方些，給他明來，一行三人，雖都年幼，武功均有獨門傳授，自己更有這口，新得的神物利器，料不致於挫敗，不到此來，也就罷了，既已到了門前，如不上前，外人不知是爲急於要趕往黃山，還當是被對方，幾句話，嚇退回去，太已丟人，心念一動，見江童二人，也要開口，忙把手一擺，搶口向上答道，我弟兄三人，行路過此，入了歧途，天黑路遠，尚要勸趕，因聽人說，這裏有一廟宇，意欲借地少息，並擾一點飲食，只爲初到寶山，不知上下道路，正在作難，不料主人，發話指點迷途，愚弟兄厚擾，已感盛情，送來實不敢當，既有途徑，想必可以來往，請主人少待，容愚弟兄，登門拜訪好了，說完，也無回答，山風起處，隱聞笑聲吃吃，自頂上傳來，三人俱都有氣，互看了一眼，更不多言，逕照所說，往坡右繞去，果有大片竹林，竹粗尺許，甚是繁茂，月光被附近峯崖擋住，陰黑異常，黑摩勒因一行三人，雖是煉就目力，如在平時，自可從容辨路前進，但值敵友，尚未分明之際，雙方情勢，近於暗鬥，少一疎忽，便鬧笑話，何苦受

人譏嘲，便把金華北山，由祝三立崖洞中所得的，那口靈辰劍，拔將出來，林密地仄，劍本神物，出手便是一道寒光，劍尖上，原有一二尺的芒尾，拔勢再稍一猛，劍光芒尾，立似靈蛇一般，精芒伸縮，閃爍不停，暴長了二三尺，暗林之中，分外光明，劍光照處，纖微畢覩，當時只覺眼前，霍地一亮，隨着劍光出匣，略一揮動之勢，耳聽擦擦連聲，臨近前方，和右方的，碗口粗細巨竹，吃劍上芒尾，掃中了的，約有六七根，直似摧枯削腐，全被削斷，倒折下來，江童二人，方自驚喜，黑摩勒覺出此舉，跡近榜弄耀武，恐對方多心，深悔拔時大意，又不便再事分說，忙使眼色，止住江童二人，不令開口，一面握緊手中仙劍，覓路前行，走沒多遠，發現林中，有一條上行之路，寬約四尺，蜿蜒前行，上面雖仍林蔭密覆，兩旁竹子，排列甚整，路也寬仄如一，地上無什雜草，三人循徑盤升，上有數十丈遠，正走之間，地勢忽然中斷，前面絕壑冥沉，深不見底，形勢峻險非常，不能再進，左側却有一片，似與兩岸相連，高林之中，隱現紅燈兩盞，月光已由遙峯透出，正照其上，三人定睛一看，原來絕壑橫亘半山之中，那地方乃是一個，極廣大的石梁，恰將兩岸連住，廟便建在梁上，前後三面，俱是密林環繞，祇對三人去路一面，現出兩丈許，一段廟牆，牆基緊傍梁邊，僅有半尺左右隙地，相隔三人立處，有五六丈遠近，此外俱是危崖削立，無可攀附，廟牆高峻，約有三丈，兩株大樹，由廟牆內，伸將出來，虬枝盤舞，亮亮若蓋，態絕雄奇，左側危崖陡險，上半外突，已難上援，崖上下更遍生着極密的，毒荆棘藤，直是無法過去，黑摩勒暗忖，這樣一

座大廟，深藏荒山絕域，已是不稱，又占着這樣奇險的地勢，形跡太已詭異，主人善惡居心，大是難測，照此佈置，就許廟牆內外，還有別的埋伏，都不一定，江童二人，本領雖都不弱，經歷識見還少，隨機應變，也似稍差，不如自己飛越過去，先往一探，看看主人，是否只較這一點斤兩，還有無別的用意，想到這裏，對二人說道，主人廟門，離此甚遠，我們又不識路，雖然主人，命我們這等走法，越牆人見，到底失禮，你二人可在此少待，等我過去，見了主人，問明門徑，如若不甚難走，我再出來，領了你們，登門拜訪吧，二人會意應諾，五六丈的遠隔，本不在黑摩勒的心上，說完了話，便到岸畔，就着月光，把側對面，落腳之處，連同上下形勢，一齊觀查清楚，以防驟入重地，萬一對方，心存叵測，廟牆內外，有什機關埋伏，變生倉卒，好作應付，又以身將入門，照理劍須入匣，不能再用，但處此情勢之下，主人真相，未明以前，不得不有戒心，防身利器，如何可以離手，便把寶劍還匣，右手緊握劍柄，雙足輕輕一點，使一個飛燕投懷之勢，朝對崖斜射過去，身却不往廟外牆腳下落，等到臨近，左手往前一揚，化出金龍探爪的解數，一把抓緊牆外樹枝，猛把真氣一提，身子就勢，倏的起來，正打算落在廟牆上面，覷準廟內地勢，再往下縱，猛瞥見廟內，另一株大樹上，一條尺許粗的白影，口中發出吹竹之聲，匹練也似，迎面拋將過來，聽那叫聲，正與適在林中，所聞怪聲一樣，知是廟中，所養蛇蟒之類的惡物，以為主人，心懷不善，不禁大怒，順手拔劍出匣，照準來勢，往上便撩，同時，脚也落到廟牆之上，待殺死怪物，再尋廟中敵人動

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對面白影，來勢本疾，當拔劍時，兩下相去，不及兩丈，劍又神物，略一揮動，劍尖上，便有青螢螢，又許長的芒尾飛出，按理兩下非接觸不可，這就事機不容一瞬之際，忽聽一聲斷喝，那白影來得快，去更神速，立似電一般，往樹上掣了回去，緊跟着，又聽那人喝道，尊客請慢動手，聲到人到，倏地中下面，飛上一個小女尼，落到近側牆上，黑摩勒近來，連經大敵，已不似以前輕率，見那小尼，年約十五六歲，雖生得又醜又瘦，口音與適在林中所聞，語聲相似，武功極高，憑自己的目力，竟未看出他，發腳之處，心想一個小尼，已有如此本領，主人可想而知，便不敢造次言動，決計先禮後兵。問明細底，再作打算，忙將劍還匣，那小尼也不向黑摩勒說話，先偏頭戟指，向那株半伸出之的大樹，戟指喝道，這具師父，叫來的客人，因我適才，忘了囑咐，不知這牆，不能飛越，快些退去，不得無禮，黑摩勒聞聲側顧，一個粗如盤盂的大蛇頭，二目凶光四射，口中紅唇如焰，吞吐不休，另噴出二尺方圓，一蓬紅絲，後面還帶着丈許長，一段蛇身，正由樹樞當中，大空隙裏，尙不知發起襲來，相隔自己，祇五六尺遠近，聞聲立即把頭一昂一縮，收了紅絲，往樹蔭深處退下，晃眼無踪，更沒一點聲息，看神氣，小尼如不上前喝止，自己只顧用劍，去敵當前大蛇。此樹乃適才援救飛躍的來路，對岸還有江童二人，決防不到，身後還有這種利害的惡物，必爲所傷，或被毒氣噴中無疑，心方駭異，小尼已轉面笑道，這廟自從去年，家師移居，已無外人足跡，以前原本住着師父，一個相識的朋友，爲了靜修，不願與外人交往，蓋廟時，特

意找這古怪惹厭的地勢，將山門往後山頂上倒開，由前而來，有山頂擋住，人看不見，並且前山，雖較有路，也不好上，再要翻山到此，中間還有兩三處阻礙，再由後山，繞越過去，更麻煩了，走後山呢，雖然近些，但有森林遮擋，不知底的人，路過決看不見，就是知道，如未來過，要想穿行那片樹林，外人沒有領導，直是休息，漫說彌曲轉折，阻礙橫生，內中更盤踞着，不少毒蟲毒蛇，誤入險地，千百成羣，一齊來攻，地方又仄，四外盡是好幾抱的林木，老幹糾結，其堅如鐵，多好武功，也施展不開，被他咬中，便難活命，還有毒荊，刺人麻癢欲死，只有由竹林中，穿到對崖，再縱過來，比較好些，如今林中，蟲蛇繁生越多，師父又不大許殺生害命，連我們廟裏的人，也嫌過時費事，沒有這裏簡便，不由後門走了，但是由這裏過來，有一點小忌諱，就是廟裏樹上，有兩條大蛇，原是以前廟主人，防自己入定時節，徒弟偷空，出去淘氣，更防對頭，來此侵擾，命兩條蛇，在此把守，如見有人，越牆出入，便將他纏住，聽候發落，凡是友人來往，必須由對崖，縱到牆下，用手拍牆，將人喝出，主人應諾，方可入內，不料日久，成了慣例，只有人不等通報，等人應諾，一上牆頭，二蛇便前後來攻，其實二蛇，聽經年久，你如不想傷他，他也不會傷你，至多將人纏住，師父不說，不肯放開罷了，我適才偏少說了兩句，心想你們，不會來得這快，正趕手邊有事走開，沒在此等候，幾乎惹出事來，休看這兩條，無知蠢蛇，他在這廟裏，年代不少，以前很有些，出了名的惡人，被他咬死呢，你們殺了他，到是無妨，要是你們三個人，被他咬死，不留

神，被他咬傷一個，知道的，說是無心之過，不知道的，還當主人少調教，隨便讓他，在外頭冒失走動，連個好壞香臭，都分不清，豈不得罪人嗎，黑摩勒聽他，勞叨了一大片，已是不耐，又聽出末幾句，借着說蛇譏刺，隱含輕視之意，雖然未便發作，心作老大不快，冷笑道，我原想不到，佛門善地，會養有這等毒蟲，總算小師父，出來得快，稍晚一步，我們黑夜之中，輕造寶山，主人而還未見，先將把門的東西殺死，怎對得起，愚弟兄雖然年幼，似這類冷血毒蟲，見得還多，向例遇上便殺，免留世上害人，既是主人家養，自然不便再有別的舉動，我想貴廟，必有廟主。小師父法號，怎麼稱呼，就原告知，並請代為通報，愚弟兄趕路心急，拜見之後，奉撥一點飲食，還要連夜上路呢，小尼翻着一雙三角怪眼，望着黑摩勒，把話說完，慢騰騰，笑嘻嘻說道，廟主雖是我師父，但他老人家，現在入定，輕易不管閒事，我也還作得一兩分主，這兩條蛇，原來以開廟主所養，頗通人性，祇是性子倔強，不大聽話，除師父外，誰也不服，因重前主情面，又不好意思去掉，每日蟠伏樹上，腥氣烘烘，有時還喜多事，隔着廟牆，探身出去，與近鄰家養，看守門戶的東西淘氣，常引了人，上門理論，家師靜養，不愛和人說話，多是我出去陪話，自從移居以來，不知費了多少口舌，心裏真恨極了，聽你說，這類毒蟲，你們見得多，遇上便殺，那妙極了，家師原來不一定見客，先前有客來，已然備下茶水食物，想給你們送去，因你們能縱過來，東西都放在後殿台上，家師世外之人，不願留名，你們又亟於上路，更不該了，可將你那兩個同伴，請將過來，

吃完之後，一同下手，將兩蛇除去，再好沒有，或是殺完蛇，再吃也可，反正主人，決無話說，你們也不必看什情面，好在這是明來，三個人殺兩條蛇，不比適才，兩蛇一明一暗，向你前後來攻，總該手到成功吧，黑摩勒一聽，對方竟代那蛇叫陣，雖覺出二蛇，不是自己新得這口靈劍，據師父婁公明說，乃是古仙人所留神物利器，休說煉成之成，威力驚人，便是現在新得，劍術未成，僅照舊日師傅，按着常劍武器使用，差一點異派中的飛劍，還不如他遠甚，只被劍光芒尾擦中，立即斬斷碎裂，區區兩條毒蛇，那還不是應手立斷何足介意，便假笑道，按理我不應該，但是貴廟，長留這類毒蛇，終非所宜，想是佛門弟子，不願殺生，因而假手於我，既然小師父有話，那我除去二蛇，再行奉擾，也是一樣，至於我同來的，兩個兄弟，先因這等越牆入見，有欠恭敬，本想由我，問明廟門途徑，然後登門拜見，現在小師父說，繞得太遠，而又麻煩，令師又不喜見外客，祇好作罷，過是要過來，除這二蛇，想還用他二人不着呢，說罷，正待回首招呼，江童二人，見黑摩勒，與小尼在牆上，祇管絮叨，已自不耐，雙雙飛縱過來，小尼始終沒問，三小弟兄，姓名來歷，只對江明，打量了兩眼，笑對黑摩勒道，你想憑你一人，殺兩蛇嗎，你本領如何，我不曉得，但我廟中規矩，不問是人，是畜生，照例只許一對一，不能爲你，亂了章法，這兩條蛇，又極義氣，一個上前，另一條，也決不落後，你殺完一條，再殺一條，決等不及，並這狡猾異常，口裏會噴丹毒，我適才看你，那口寶劍，到不像是破銅爛鐵，單是劍上前，人不上前，自可無慮，要是人劍齊上呢，

一對一，也許不要緊，一對二，就難說了，假如這條還沒殺死，另外一條，和方才一樣，突然從後來攻，那怎麼辦呢，萬一再不留神，被他咬中那裏，就將這兩條蛇，一齊殺死，斬成肉泥，當主人的，也過意不去呀，何況原是瞞住師父的事，這蛇早就該死，只是師父不肯傷生，我們這幾個徒弟，又沒奈何他罷了，能把蛇殺死，去了我們的厭惡，自然是好，客人如因此出了什差錯，又沒依着這裏規矩，師父知道，我們却承當不起，請不要一個人上前吧，黑摩勒素來滑稽刁鑽，話不讓人，不料遇見，這麼一個懈怠鬼，話既囉嗦，含有諷刺，明指自己不行，却想不出什話反駁，那小尼的生相，又和說話一樣，處處不得人心，無如惱在心裏，說不出口，這時連江童二人，都覺出這廟中師徒，不問來歷如何，決不是個尋常人物，那蛇對方養有多年，必然看重，怎會隨便聽人殺死，小尼如此說法，分明那蛇利害，非人力之所能敵，有意借此，使來客丟醜，真要殺死，主人也必不肯干休，趕路正急之際，何苦自惹麻煩，多此一舉，黑摩勒久經大敵，自比江童二人，還要明白，無如適才無意中，一句閒話，便吃套住，連僵帶激，勢成騎虎，無法收鋒，又見對方，語言惹厭，面目可憎，心中有氣，又持有新得的靈辰劍，只管看出蛇不好殺，人非易與，負氣頭上，也就不暇，詳計利害，更未詳查對方語意，接口答道，小師父不必多絮叨了，我們本領有限，雖不一定，能除此二蛇，大概還不致使爲所傷，既有一對一的規矩，那麼也好，我們走了半日，有點口渴，就讀主人，引到殿台上去，飲一杯水，再請將蛇喚出，或是指向他，盤踞的所在，以便分出兩入，爲主人

效勞，你看如何，黑摩勒原因那兩條大蛇，後一條自被小尼喝退，潛入樹陰之內，便無踪影，先出現那條，本是下半身，盤在院中，一株大枯樹幹上，雖被小尼喝退，未被劍上芒尾掃中，但是並無懼意，縮回以後，依舊前半身突出，不下兩丈，昂首天矯，紅信如焰，狂惡非常，先和小尼問答時，還看見他在樹上，不知怎的，就在適才，偶然側顧江童二人，瞬息之間，竟會失蹤，只顧說話，也未在意，說完起身前，忽然想起，兩樹雖大，蛇身粗有尺餘，長約數丈，一身白花，又在月光之下，後面來襲的一條，樹陰枝葉濃密，還猶可說，這一條所踞大樹，枯無枝葉，便飛也無如此快法，不禁引起戒心，本意借着飲水爲由，乘機觀查好了形勢，再行下手，小尼見他說時，目光斜注枯樹之上，知他心意，也不說破，只微微一笑，便道，殿台就在右面，請三位隨小尼來吧，說罷，縱身往斜刺裏，正面殿台階上飛去，三人循踪一看，那地方，乃是廟中，最後一層大殿，四面俱有石欄，殿在當中，台頗寬大，俱是四五尺方圓，大塊白石鋪成，甚是平整，台前長方院落，大約四五畝，右方不見廟牆，却有一片三五丈高下，形似山石堆積的危崖，殿台對面，後牆根起，順去殿右方空處，往前殿，排列過去，雲骨撐空，碧崖綿亘，下面更種着，好多修竹雜花，映月搖風，異殊幽麗，殿左便是立處廟牆，也是大石堆砌而成，最厚之處，竟逾六七尺，厚薄不一，因勢而建，越顯錯落有致，當中殿台以下，直達後廟牆，有多半是平整石地，寸草不生，所有樹木，俱在靠牆一帶土地上，內有三株，大約五六棵的古樹，一株老槐，孤立在前，最爲粗大，已然枯死，祇剩

三五虬枝，盤拿其上，勢甚飛舞，頭一條大蛇，先便蟠在樹上，右面一株老松，樹雖不高，蔭蔽極廣，柯幹蟠糾，枝葉繁茂，鬱鬱森森，陰陰沉沉，自右崖脚石隙中，天矯盤舞，斜伸而出，偶然一陣山風吹過，便覺鱗鬣浮動，風雨欲生，鳳翥龍伸，若將化去，端的雄渾蒼古，從來罕見，再有一株，不知名的古樹，粗與老槐相等，却沒槐高，樹根生處，離槐不遠，想係日久年深，右半枝幹，已然斷折，只剩左半樹幹，歪歪斜斜，由當中起，往左方斜伸出去，直達來路廟牆以外，枝葉也是茂密已極，乍看好似樹在牆側，實即相去根幹甚遠，因是當年，斷倒以後，重又茁生，支幹枯死，偏重一邊，葉繁枝密，本幹受不住重壓，未能上起，在院中的二大段，成爲略灣的乙字形，最低之處，離地只得數尺，蒼皮斑駁，磊砢臃腫，形態十分醜怪奇古，這樹下半，只橫幹上，亂箭也似，長着兩叢細枝，餘均渾禿，由離地兩丈起，越往上，越繁茂，近梢一帶，更是密密層層，風雨不透，蘊蘊中間，有一二尺許的空處，枝葉少稀，看去並不甚深，空處底下，又是樹杈，無可附託，那蛇便由此出沒，也是一瞥即逝，動作神速已極，黑摩勒也知道這兩條蛇，決不易殺，隨同縱落，到了後殿台，平台之上，見酒食果已備好，放在台前石桌之上，旁有四個石墩，小尼含笑讓坐，勸客飲食，更不再提除蛇之事，暗付二蛇神情，已有靈性，主人來歷姓名，尙無所知，照這小尼的本領來看，當非庸手，如不能將此蛇除去，丟人自不必說，如將二蛇殺死，主人心意如何，尙拿不定，萬一因此破臉，不論勝敗，均須離去，不能再擾人家酒食，一行長路奔馳，走了這一日，俱不免有

些飢渴，就自己不以爲意，江童二弟，未必能耐，與弟更是年幼，沿途俱是荒野無人之地，就到黃山，也未必便能就有現成飲食。何況前路，還有老長一段，對方既在勸客，如若執意，殺蛇之後，再進飲食，反顯小氣，不如放大方些，率性吃完再動手，好便罷，不好使走，日後探知主人來歷，再作計較，省得如此遲延，把黃山觀陣之事，錯過機會，飽不到眼福，暗中查看酒食，並無異狀，雖是蔬筍之類，山肴野蔌，也頗豐盛，便不再作客套，便笑說道，我們先擾完了主人，再代主人除害，也是一樣，說罷，更不作客套，拿起就吃，江明心細，見在桌上，杯筷共是三份，獨空主座一面，暗忖這醜丫頭，也不知鬧什鬼把戲，適在山下樹林內，聽他說話，就和近在頭上一樣，已是可怪了，廟離樹林，就照對直上下，不算繞越，也有好長一段，更有山石密林，好些阻隔，按理不應看見，但聽他先前語氣，和待客情景，分明連自己一行人數，和動作，俱已知悉，素齋如此豐盛，酒更芳香味美，事情太已玄虛，對方用心難測，黑哥哥話已出口，難於收回，這兩條大蛇，不問如何，恐須一鬥，黑哥哥新得仙劍，勝算或能佔着幾分，自己身後這口劍，雖非常物，要想殺此二蛇，便無把握，不過仗着本門心法，尙許不致爲他所傷，童興一則年幼，武功雖得天山狄家門下真傳，稟賦氣力，却較差些，偏生好事好勝，已和自己暗中連打手式，想和黑哥哥，一同上前，別的不說，單是手中兵器，先不合用，看二蛇來去如風，出沒無常，許多異處，決非尋常刀劍，所能殺死，童興如與爭上，心以爲意存輕視，其勢又不便，三人一齊上前，想了想，只有不動最妥，便朝

黑摩勒，使一眼色，姑且笑道：「黑哥哥，這裏老師父，戒行高超，不喜傷生，此蛇又是以前廟主家養，聽經多年，必有靈性。非外面毒蛇之比，雖然小師父，一樣當家，除蛇之話，是他所說，到底與老師父，戒律不合，我們此來是客，如何違背，主人規矩，何況天已不早，還要趕路，老師傅又是靜修，不願見外人，何苦撓擾。再者，此蛇頗有神通，我們三人，也多半制他不住，還是向小師傅，道謝上路，日後專誠登門拜訪，再行圖報吧，黑摩勒明白江明，看出事難，半是找台階，一半是留地步，對方如不相迫，能借坡下，更好，真要逼得非動手不可，或勝或敗均有說詞，心正尋思，未及答話，小尼突把一雙，精芒暗蘊的怪眼一翻，哈哈笑道：「我先看你們三個人，只你忠厚，不料你比他們，還更狡猾，我廟裏待客規矩，外人到此，照例只有齋飯款待，却沒酒吃，爲想你們，代我除去這兩個厭物，把我啞師叔，自釀的楠花酒，偷了一壺，請你們吃，好加點氣力，把這兩條厭物除掉，你當是吃完，嘴上一抹，百事大吉，就完了麼，常言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這酒雖不是什錢財，你知道他來路麼，不吃這酒，怎麼說了不算，都無妨，吃了之後，想省點氣力，一走，却沒那麼便宜的事，第一，你們身上，帶着酒味，那蛇和啞師叔最好，平日幫他照看，除本人外，誰偷也不答應，他知我向不吃酒，一下台階，被他聞出酒味，必定不饒，你們不殺死他，也難脫身，與其被他攔住再動手，何如放大方些，代我除這厭物呢，真要覺着打不過，怕吃虧，自是無法，也便不能再走原路縱出，省得還未縱到牆上，就吃了虧，走前山門，路繞太遠，門又上鎖，無法走出，

二殿備院牆脚，有一二尺來高的狗洞，說不得，只好請你們，由那裏鑽出去了，凡人均有情面，黑摩勒自到殿台，落坐以後，因小尼款待殷勤，絕口不談前事，飲食又復豐盛，味美，所飲的酒，更是醇美芬芳，初次嚐到，吃了一陣，不禁把適才厭惡負氣之念，去了多半，心又恬着趕路，聽江明一說前言，未始無動於中，暗查小尼神色，一邊盤算，心想小尼，前倨後恭，此時假意殷勤，比前大不相同，好似年輕小孩心性，淘氣口滑，前言隨口而出，並非成心，又似因話及話，不服氣自己，有激而發，此時覺出蛇非已敵，殺死可惜，又恐乃師嗔怪，人却好勝，欲以禮貌買好，使對方看出他心意，自行改口，不傷此蛇，吃完就此走去之狀，一行三人，已然擾了人家，對方除二蛇可疑外，聽口吻，似非惡人，只要稍過得去，何苦招人不快，又誤自己行路，本打算小尼，一露求免口風，立即乘機罷手，好來好去，不再生枝，不料會說出這樣話來，越聽越有氣，暗罵小禿驢，真個可惡，如與爭論，反到坐實怕事，便把怒氣忍住，一面示意童興，不要開口，故作不經意神情，靜靜的，把話聽完，笑嘻嘻道，江二弟，你真糊塗，自來客隨主意，老師父戒律多嚴，我們並未見着，現是小師父款待我們，自然應該以他為主，我們有無殺蛇本領，也須放膽一試才對，你怕違背老師父的戒律，也不想，現作主人的是誰，小師父既能作主，管老師父作什，隨又轉向小尼笑道，我這江二弟，不通事故，他平時把師父的話當着金科玉律，不論人前人後，永遠不敢違背，以爲別人也和他一樣，先聽你說老師父，不願傷生，又忙着趕路，所以如此說法，這兩條毒蟲，能否除掉，

雖拿不定，我弟兄三人，活了這大，沒鑽過洞，也沒見過，洞是什樣，就是偷懶想走，也還不致，落到這一步上，不過，這兩條毒蟲，自被你喝過，便沒了影子，我們初來此地，不知他巢穴，是在何處，趕路心急，就煩，喚將出來，或是指明地點，行與不行，我們效完了勞，好走，如何，說時，瞥見小女尼，將手，微往身後一搖，意似不快，聽完，冷笑答道，你莫和我耍貪嘴，不錯，我師父戒律精嚴，我當徒弟的，怎敢違背，勾結外人，在此殺生，實告訴你，這是你說大話，自找沒趣，要不是看定你，不能把我花奴玉奴怎麼樣，還不說這話呢，我只氣你這小黑炭不過，其實這蛇，也不會把你咬死，不論你們勝得了，勝不了，也終須放你們走，狗洞的話，說說而已，真要這樣，你日後見不得人，我也犯不了受罵，何苦來呢，黑摩勒也冷笑道，原來你是想借這毒蟲，較量我們麼，那更好了，你要一對一，我和這江兄弟，一人對付一條，喚他出來好了，小尼笑道，這很容易，他們早在你旁邊，等候着呢，黑江董三人，雖是年幼，俱得高人真傳，身手輕靈，耳目敏捷，聞言，猛聽身後，颼的一聲，情知有異，剛剛往側一縱，纔要避開來勢喝喝，身子還未落地，猛聽小尼，厲聲大喝，孽畜，忙些什麼，沒的叫入笑話，話未說完，三人已然回臉，瞥見黑江二人身後，各有一條，尺許粗的，白花大蟒，口中紅信如焰，電一般，暴竄起來，已然伸起三丈來長，兩丈來高，後半身仍在台下，三人那等機智靈警，這麼長大的怪蛇，由台下暴襲上來，事前竟會毫無驚覺，心中暗自失驚，那二蛇吃小尼，喚止以後，只不再進，並未縮退回去，各瞪着一雙，鴨蛋大的怪

眼，凶光四射，一齊注視在黑摩勒的身上，意似憤極，祇待小尼發令，便欲得而甘心，黑摩勒冷笑一聲，一手按劍，一手摸着暗器，待要發話，小尼已向二蛇，接口喝道，這小氣相，多麼丟人，你兩個這長一條身子，如何打法，人家決不會走，還不縮短一些，去到台下等着，說罷，一蛇聲如吹竹，叫了兩聲，又朝黑摩勒，惡狠狠瞪視了兩眼，方始縮退下去，這次身子，却不再隱，走也不甚迅速，掉頭下去，一路蜿蜒，繞向台的正面，乍行時，計算全身，足有十多丈長，往前漸自縮短，到了枯樹前面縮得祇有兩丈許長，各蟠作一堆，昂頭丈許，望着台上三人，一動不動，童與先於二蛇凶威，本未看清，見此情景，不禁有些氣餒，又經黑摩勒示意不令上前，祇得罷了，江明知道小尼，故意示威，雖然師門心法，本由各種飛潛鱗爪，動靜形態中，參悟出來，無論何等凶猛之物，均有剋制，見二蛇如此靈異凶惡，也未免加了戒心，黑摩勒始終仗恃身有仙劍，只管戒慎，仍是氣壯，見二蛇下去盤好，便對江明道，江二弟，隨我動手吧，說罷，各把寶劍出匣，按好身邊暗器，走下台階，分作左右兩面，各人對付一條，黑摩勒因覺江明寶劍，不如自己仙劍遠甚，二蛇動作神速，能大能小，必係通靈之物，惟恐失閃，還在替他耽心，意欲一上去，用手中劍，先斬却一條，再看事行事，稍見不行，便把江明替下，想用隱語點醒，令其格外留意，最好暫時只守不攻，免為所傷，還未開口，那知二蛇，全都視他為敵，沒把江明，放在眼下，黑江二人，暗中運氣蓄勢而進，二蛇只把目光，注定劍光芒尾，昂首未動，等人走下台階，黑摩勒剛喚二弟，你殺左邊那條，這

東西皮鱗堅厚，能大能小，不必一下殺死，且和他多鬥些時，看看還能玩什花樣，忽聽台上，小尼冷笑之聲，這時，人蛇相隔，不足三丈，劍光揮動，芒尾已能撩中，黑摩勒知道仙劍芒尾，也是伸縮自如，故意不令光芒伸長，一手緊握劍柄，想要猛然縱起，一舉成功，二蛇見人行漸近，一日凶光，閃閃若電，口中紅信賅賅，吞吐如焰，通身皮鱗，也不住鼓動起伏，黑摩勒見狀，暗罵孽蟲，我知你年久成精，凶惡神速，我只穩紮穩打，不到時機，決不先行動手，使你乘隙暴起，邊想邊往前走，二蛇見人行越近，越發急怒，口中吹竹之聲，又連叫不已，江明知道，這類人蛇相鬪，第一地勢，和退路，要先相好，始不吃虧，最忌先動，行離左蛇，兩丈左右，便自立定，正想發一暗器，激怒那蛇，使其先行發難，只黑摩勒，別有算計，仍自緩步前進，離蛇僅隔丈許，蛇仍昂首未動，只得立定，一手取出小鋼鏢，口方喝得一聲，該死孽蟲，二蛇突似箭一般，將頭一低，後半身速如流水，跟着一同平射過來，黑摩勒早有戒備，一見二蛇同上，來勢猛惡異常，也頗吃驚，忙把手中寶劍一揮，雙腳一點，往後縱退，同時，手中小鋼鏢，也自發出，朝左蛇頭上打去，劍光剛一伸長，二蛇口中，立似火焰一般，噴出一團紅光，竟將劍光擋住，緊接着，下半身便各自舒開，猛將長尾，一齊向人掃來，黑摩勒身剛倒縱出去，忽聽小尼大喝，不許兩打一，這姓江的，是好人，莫認錯了，語聲才住，左蛇立即縮退回去，復了原狀，江明見二蛇，夾攻一人，忙縱身上前，由橫裏一劍，朝蛇身砍去，這快身手，竟會砍了個空，劍落地上，石火星飛，再看左蛇，已盤成一堆，偏

頭斜脫自己，落在地上，丁丁亂響，石火星飛，劍光輝動，冷氣森森，蛇影縱橫，腥風颯颯，這一人一蛇，已鬥了個難解難分，再偷眼仔細一看，黑摩勒手中仙劍，光雖強烈，無如那蛇，識貨靈警，腹中內丹，甚是神異，一任敵人，縱躍如飛，只把口中內丹噴出，一蓬火焰般，大有尺許的紅光，將劍光擋住，一雙凶眼，全神貫注在劍上，隨同縱落飛舞，疾如電掣，永不使劍光下落沾身，百忙中，不時還把後半身長尾，向人掃去，稍有機隙，猛然便是一下，來勢神速已極，如非黑摩勒，神目敏銳縱躍輕靈，長於應變閃避，好幾次，都是危機瞬息，幾乎被他掃中，看去情勢險到非常，黑摩勒雖也抽空連發暗器，蛇眼是快要打中，便自平空激退回來，墜落地上，打在別處，全無用處，枉被激撞起老高，休說透皮穿肉，那蛇通不在意，有時身子略為一振動，有時直和沒打中一樣，江明想不到，那蛇竟有如此利害，身上皮鱗堅厚，連黑摩勒，那重內家手法，居然打到身上，一無傷損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幸而左邊這條蛇，不與自己為仇，否則吉凶正自難料，方自愁思，恐有疎失，暗中連叫慚愧，忽聽西南方，天空中，遠遠傳來，一聲鶴鳴，空山夜月，碧天雲淨，聽去分外嘹亮，江明生長黃山，又隨乃師，乾坤八掌地行仙，出過兩次遠門，所去均是人跡不到的，仙山靈域，見過不少奇禽怪獸，耳目也煉得格外聰敏，一聽鶴鳴聲高，有異尋常，隱忖自己，從小在黃山，始信天都等，高峯頂上，住了這些年，曾見過不少珍奇飛禽，白鶴更見得多，照着平日經歷，這鶴來處，少說也在五六十里以外，而鳴聲竟有如此嘹亮，從來未遇，定非常鶴無疑，心念才動，隨聽

噓噓連叫，與適才蛇鳴，吹竹之聲相似，中間還略雜一兩句隱語，循聲一看，正是主人小尼，坐在當中一株，大樹梢上，口效蛇鳴，手朝下面連比，見自己看他，笑嘻嘻把手縮退回去，殿台在自己身後，當中還隔着大片空地，如到對面大樹枝上，無論如何飛越繞行，憑黑摩勒，和自己的目力，斷無不見之理，那樹枝離地，約有十丈以上，小尼由殿台上，飛躍過去，竟會毫未覺查，本領之高，可想而知，好生驚奇，料那噓噓之聲，是對蛇發令，測不透對方，是何用意，恐被見輕，並且對面，還蟠有一條大蛇，似要待機發難，不便再往上注視，忙又低頭，看那蛇時，就在俯仰瞬息之間，身前蟠伏的，那條大蛇，已然失蹤不見，心越駭異，細一查找，左側鄰着外牆的，一株大樹上面，枝葉微動，似有一條尺許長的白影，一瞥則隱，是否那蛇，也未看清，端的神速已極，再看右半院落，一人一蛇，鬥勢越發猛烈，蛇身也時長時短，伸縮不停，並且全身離地，直似天際神龍，凌空翔舞，隨着黑摩勒的劍光，上下騰挪，往來馳逐，變幻百端，倏忽若電，形勢比前，險惡得多，所噴紅焰，已有好些，散佈開來，籠護全身，那蛇通體，白如霜雪，只脊腹頭處，略有極細黑絲花紋，吃紅色烟焰一罩月光之下，直似一道銀虹，外面籠罩上，薄薄一層紅絹，再加上白牙如鈎的，血口前面，茶碗大小，鮮紅晶瑩，精芒四射的，那一團焰光，與仙劍青虹相抗，二龍搶珠一般，絞在一齊，盤旋飛舞，頓成奇觀，乍人眼時，黑摩勒不料蛇能凌空來鬥，身不沾塵，如此迅疾，頗覺手慌腳亂，兩個週以後，似已深知利害，猛然一躍十餘丈，施展輕易不用的身法，揮動劍光，乘着

降落之勢，凌空下擊，那蛇雖有紅烟圍繞，仍是怯那劍光，驟出不意，見敵人縱起，忙一掉頭，身子轉成筆直，頭上尾，水箭也似，直射上去，初意原想，一口將敵人的手咬住，拖了下來，先佔一點上風，再作計較，那知晚了一步，黑摩勒到了上空，一個大鵬展翅，緩過勢子，立化爲飛鷹捉兔，外加濺風八刀，把劍法參上刀法，腳上頭下，劍光如虹，精芒閃閃，一路亂劈亂砍，飛撲下來，蛇見劍光，由空下擊，突然光芒暴漲，不敢強抗，仗着伸縮自如，流水般退了下去，黑摩勒雖然砍空，勢子總算緩過，緊跟着縱躍刺擊，接連十幾劍，反客爲主，先略挫了蛇的銳氣，然後猛一收勢，轉攻爲守，那蛇連讓幾個回合，避開銳鋒以後，敵人忽然變計守多攻少，知道上當，忙再發威猛撲時，黑摩勒已脫去危機，不似先前，一着失措，步步吃緊了，經此一來，方得扯個平對，可是人終不如蛇的氣長，何況蛇又靈物，江明捏着一把汗，又替黑摩勒耽心，亦佩服他膽大心靈，功力精純，果自不凡，暗忖一蛇，已是如此，還有一蛇未出，看神氣，却非其敵，如何是好，遙望台上童興，手握兵刃暗器，目瞪口呆，注視人蛇惡鬥，也是面帶驚惶，一面樹梢上，小尼噓噓之聲，仍與蛇鳴相攜，似在互相問答。那蛇聞聲，發威愈甚，來勢愈疾，通身支鱗，一齊顫動，閃起了萬點銀星。好容易忿怒已極，必欲得而甘心之狀，情知鬥時太久，人必難支，黑摩勒又好勝決不服輸，正打不起主意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雙方勢均神速，這十來個照面，也只晃眼之間，鬥着鬥着，遙空中又是一聲鶴鳴，江明聽出，相隔不足十里，心道這鶴，那得怎如此快法，轉眼就到，以爲要由空

飛過，覺着一定大得希罕，由不得，抬頭向上觀看，晃眼功夫，耳聽頭上，呼呼風聲，又動又疾，月光之下，祇見一片銀光，疾逾閃電，自空飛墮，一面，黑摩勒與蛇，也鬥到急處，那蛇好似情急萬分，乘着黑摩勒，飛身縱起，猛把蛇頭一擺，疾如箭射，連身直竄上去，這次勢子特急，竟竄過了人頭，血口張處，首先噴出一片紅焰，黑摩勒見蛇，冒過頭去，轉首向下壓到，知道利害，自己弄巧成拙，忙揮手中劍光，去護頭面時，不料那蛇，因有好幾次，均吃劍光掃中，雖仗內丹護體，終不免傷折了些元氣，心中憤恨，不由激動野性，發了凶威，立意要使敵人受傷，連身飛起，首尾一齊發難，到了空中，身上突然暴漲，口噴毒烟，底下長尾，便自折轉，向人橫掃，黑摩勒驟出不意，身子凌空，雖會內家，七禽身法，能在空中，提氣上升迴翔，一則功力尚差，不能隨意高遠盤旋，二則蛇乃靈物，屈伸變化，無不靈活迅疾，人如何能與之相比，事機又絕神速，無法解救，小尼原是一時惡作劇，不忿對方口傲，意欲借蛇相窺，本無傷人之心，對於此舉，也出意外，一見那蛇，忽發野性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忙即厲聲喝止，於勢已暴無及，眼看危險一髮，黑摩勒見勢不佳，正自驚惶，猛覺銀光雷瀉，一陣寒風過處，那蛇一聲急叫，隨着那片白光，凌空上飛，身子立即縮小，那條長尾，竟由頭旁掣過，未被掃中，跟着又聽一聲鶴鳴，身已落到地上這原是瞬息間事，稍差一步，便無生理，江明因立得遠，看得較真，早看出那隻仙鶴，通體純白，銀光如雪，就在那蛇，掉尾擊人之際，自高空中飛下，背上還坐有一白衣道姑，一爪便將蛇頭抓住，凌空而起，那蛇似知

無幸，怪叫一聲，身子立時暴縮，看那情勢，好似專爲救黑摩勒，這一場急難，把蛇抓到空中，又復飛將下來，落到地上，同時，又聽小尼，連喚師叔之聲，人已由樹梢，縱落到地，黑摩勒雖受了一場虛驚，仍作鎮靜，一毫未顯驚容，一看那鶴背上人，乃是一個白衣妙年道姑，鶴一到地，便自縱下，小尼正拜伏在地，那蛇已縮成尺許大小，吃鶴緊抓在爪之上，一雙凶睛，復定黑摩勒，並無乞憐畏懼之狀，童與見狀，也趕了下來，江，黑，童三人，俱料來人，來頭不小，正待上前相見，忽聽道姑，正色向小尼說道，這兩條孽畜，雖被寶公禪師，禁在此地，聽經多年，野性尤在，如何可以輕他，與一劍術毫無根底，只習武功的童子惡鬥，這三人俱都年幼，看你們情景，又非敵人，分明是你惡鬧無益，孽畜惡根未淨，這條雌蛇尤甚，我由遠空飛來，看你師父，本未覺意，偶於三百里外，望見一人一蛇，往上躍起，高出廟牆之上，那人又是一個未成年的幼童，以你師徒廟中，決不會有外人，來此侵擾，而你師徒不出面，却令此蛇，與人惡鬥之理，已疑你師父，不在廟中，你們命蛇與人作鬧，同時，我坐下仙禽靈雪，也自看見，高鳴禁阻，誰知大膽妖蛇，竟敢不聽，好似有人主使神氣，我忙趕來，果然是你闖鬼，妖蛇想是仗你作主，知我不容，欲乘我未到以前，先肆凶威，將人殺死，再由你向我求情，飾辭推託，逞了凶毒之性，仍可免去一死，故此明聽靈雪，連聲禁阻，依然向人猛撲，我如到得稍晚一步，或是稍爲疎忽，這童子手有袖劍，雖難齊他毒吻，那一長尾，掃向身上，就算輕功多好，不致打成兩段，重傷當所難免，好好一個，根骨深厚，聰明

純正的幼童，就此殘廢，你師父知道，能容你麼，妖蛇如此可惡，他犯寶公誓約，已第三次，萬萬容他不得，小尼見道姑，星眸炯炯，秀眉軒舉，漸有怒意，情知不妙，忙又跪到，叩頭說道，師叔請暫息怒，容弟子告罪，道姑說到末句，本已囑顧仙鶴，待要發令誅蛇，聞言又復止住，小尼接口說道，此事實是弟子一人之過，與蛇無干，因為這三位遠客來時，背後議論，意存輕視，前山繞走太遠，他們又急於要往黃山，弟子令其改走後牆，偏巧臨時有事，忘了囑咐他廟中舊例，這黑臉小客人，又自恃他有輕功，一言未發，逕往廟牆之上飛落，二蛇本來奉命，把守後殿牆一帶，如有外人到來，現形將其驚走，或是攔阻，不令入內，見有人往廟牆上縱落，自是不容，立時飛身攔阻，實則祇是恐嚇，也無傷人之心，他不知自量，恃手有一口好劍，也不問蛇的來歷，舉劍便砍，正值弟子趕來，將蛇喝退，原可無事，偏又是他口發狂言，要將二蛇殺死，弟子覺着打狗也看主人，已然告訴他，是守廟家蛇，還說那樣無禮的話，實實氣他不過，打算使他，嚐嚐滋味，便順着他說，請代將二蛇除去，才動的手，就這樣，弟子深知二蛇義氣，要上都上，一有死傷，決要拚命，恐萬一發了野性，一齊猛上，師父師姊，正在入定，弟子禁阻不住，來人受傷而去，定受師父責罰，又看出他們三人，內外武功，均有傳授，不是尋常，初上來，決當得住，二蛇又經弟子呵囑，祇和來人取笑，便其空吹大氣，一條也傷不得，反累得力盡精疲，甘敗下風，便罷，不致於危害性命，不料事甚奇怪，母的一條，竟不肯和江小客人為敵，却看着這黑客人生氣發威，仍想兩打一，吃弟子墮

住，未敢上前，公的鬥了一陣，先到還好，雙方看去，是個平手，後來想是那口劍利害，連那護身丹氣，均敵不住，黑客人身靈手巧，公的連吃了好幾次虧，弟子在樹上觀鬥，見蛇身已有了兩道劍傷，幸是這條公的，有千年內丹所化靈氣護身，稍差一點，必被砍成幾段無疑，一則，覺着面子上，下不去，二則，見蛇受傷，心越不忍，欲使轉敗爲勝，稍爲出氣，這才暗中發令，准其施展，飛騰變化，用意祇想少給來人，一點苦吃，使其知難而退，小勝即止，蛇剛飛起，便聽鶴鳴之聲，母蛇早已聞聲先退，公蛇也不是不想退藏，想是他自被收服，在廟中聽經多年，直到師父，來掌此廟，從未受人欺侮，無端受傷，於心不甘，聞聲稍爲遲疑了一下，弟子該死，不合好勝心重，答應他担承，方始未退，終想在師叔駕到以前，出這一口惡氣，許是見來人靈巧，不易得手，師叔又將駕到，一時情急，犯了性子，竟把來人認作真仇大敵，猛使全力進攻，弟子瞥見他，猛然犯性，知道不是精通劍術的人，決難抵禦，忙要上前阻止時，師叔已乘仙鶴靈雪降臨了，事是弟子做錯，不過師叔不來，蛇不急於取勝，也不致動此傷人之念，總是弟子該死，與蛇無干，望乞師叔開恩饒恕，說罷，又詭拜下去，道姑冷笑道，你到說得好，你師父退隱多年，着三人均未成年，如何知道，否則三人師長，與你師父，多少總有點淵源，如知廟中主人是誰，當必登門拜謁，斷無如此粗率之理，背後之言，何人能信，何況這裏亂山荒涼，却有這麼一個，孤另另的大廟，他們既已在外走動，焉有不加猜議之理，你未向人吐實，如何怪人談論，廟中舊例，他們遠方初來，如何得知，你非

有意嚇人，卽是臨事粗心，已喚人由後廟牆入內，既不守候，亦不告以禁忌，蛇乃惡毒之物，又生得如此長大，驟起相犯，任是何人，也必不容，禪林清淨之地，養此毒蟲，外人不知細底，自易引人猜疑，並且此蛇猛惡，我所深知，就來人拔刀防禦，理所當然，怎得怪人無禮，至於被你喚止以後，來人決不會，不顧主人情面，仍非殺他不可，必是此子年青，胸無成府，覺着這類惡毒之物，於人有害，不應養在廟裏，勸你除去，或者口氣精大，你便不服，想用妖蛇惡作劇，將來人困住，笑落一場快意，却不想此蛇，天性凶野，雌蛇尤甚，你師伯去時，也曾再三叮囑，平日因懼你師父法力，又是奉命，管他之人，積久成習，廟中除你師徒，又無外人，自無所肆其凶威，你看去彷彿馴順，能聽話，實則並不可靠，一旦野性復發，便能肆毒爲害，尤可惡是，來人俱是幼童，已然說出，要往黃山，近日黃山，各派劍仙與好些昔年五台華山，漏網的餘孽，正在門法，相持不下，適才我在空中，遙望此子，所習禽形身法，正是正派劍術，入門初步功夫，所用寶劍，便是神物，分明不是陶道友的門人，也與他必有淵源，你如縱蛇傷人，異日相見，何以爲情，這妖蛇我久已厭惡，祇爲你師父師伯，再三相勸，憐他聽經多年，修爲不易，勉強相容，今又重蹈前習，如何能留，此事你也不能免責，還好意思，與他求情，現在姑容，緩死須臾，等我去前面，見了你師父，再行發落便了，那蛇雖在鶴爪之下，本拿眼望着小尼，聞言好似害怕已極，連聲哀鳴起來，鶴聽蛇叫，意似有氣，立把擒蛇的長爪一緊，蛇便痛得周身亂抖，神情越發畏懼，小尼先和道姑說話，本帶着

笑，聞言也知不妙，面上立帶懼容，眼皮微動，似要作饒，當着外人，又羞於出口之狀，黑摩勒，江明，童興三人，早聽中道姑，是位正派中，仙俠一流人物，再聽提起，江明的師父，黃山門法之事，知道輩分必尊，至少也與各人師長同輩，廟中住持，也是一位同類人物，好生驚喜，恭恭敬敬，站在一旁，等道姑把話說完，待要轉身上殿，忙迎過去，恭身禮拜通名，自道各人師長是誰，並向道姑，請問法諱，以及廟中長老，是那一位前輩神尼，道姑止步，喚笑道，我早看出你們來歷了，黃山雙方，正在相持，此事還早，你們劍術，尚未入門，敵賞俱能，上下天空，飛行絕迹，此時去了，不過潛伏在側，或仗你們師長護持，侍側觀戰，略看熱鬧而已，晚去些時無妨，我名吳嵐，廟中住持，乃我師兄玄瑩大師，你三人中，想必有人知道，此時大師師徒，想在入定，可隨我去至前面，靜室小坐，等大師入定回來，我二人也要前往黃山一行，你三人或是先行，或是同往，那時再定吧，小尼接口道，好師叔，你跟師父說，讓我也去吧，吳嵐道，你還怪他三人狂妄，你難道看不出幾分來歷，見面時，怎不把你師父名諱告知，可見成心，你每遇有點本領的人，必此，必不安分，這類頑皮，不止一次，再若縱容，將來不知惹出什事呢，小尼慚道，師叔請着，殿台上所設齋飯，已自用殘，本心若存敵意，怎會如此，實是爲這位黑師兄，說話稍狂，因他自道就走，師父隱居在此，又不願外人得知，故未請教姓名，早知內中，有司空道長，與陶真人的門下，也沒有這事了，弟子實是荒疎，并非故意，師叔素疼愛我，再請弟子一次吧，道姑道，還說不是故意，你就怕問

出對方師長以後，不便和人惡鬧，故不同明，以爲萬一事犯，誘過之地，怎罷瞞我，小尼聽出道姑，意猶未解，不禁面帶愁容，黑江二人，俱聽師長說過，這兩位前輩女劍仙的大名，無心相遇，又聽同去黃山助陣，驚喜交集，聞言一想，自身是客，小尼本領，煞是了得，先不知他來歷，故存敵意，既是一家人，如聽其爲己受過，對方師長，法令再一嚴厲，責罰太重，自己既難乎爲情，無形中，還與小尼，結下嫌怨，何如就此解消，豈不是好，想定同聲說道，吳師伯，莫怪這位師兄，也是弟子，一時無知，見荒山野地，有此形勢奇險，而又隱祕的大廟，心中先生疑念，再見廟中，有此大蛇，越發誤解，語言失險所致，這位師兄，如若受罰，弟子實是罪魁，心中如何能安，望乞師伯，連弟子等，一併恕過初次吧，二人中，黑摩勸話更說得巧妙婉轉得體，道姑笑對小尼道，我本不能饒你，現他二人，銳身任過，意欲爲你求免，我念在他，遠人初來，又是初次見面的，後起之秀，不得不看點情面，我和你師父，戒條法令，你所深知，日後再犯，我連你師父，也無須告知，便叫你難逃公道了，小尼喜道，弟子一時無知，下次怎還敢於妄爲，不過那蛇，現吃靈雪抓住，昔年此蛇，便是靈雪抓來，想他內丹，已非一日，祇爲師伯慈悲，看出他雖毒蟲，尙未傷過生人，格外開恩度化，許其聽經自修，兼充守廟之役，才得保全至今，在廟中多年，一向馴善，只前年忽然，犯了一次野性，殺的實是惡人，師父怪他，不該如此凶野，除加以重責外，從此不令走出廟牆一步，每日只聽經時，得往前殿一次，平時均盤在樹上，今日也是這位黑師兄，來勢特猛，事前弟子

用傳管，聽出來人，妄擬這裏，不是善地。心中有氣，雖念事出無知，終想給來人，一個沒趣，試看他有多大本領，敢於如此自大，不特未對二蛇話誠，反對他說，來人說話可惡，輕視我們，我已令他，由後廟牆進來。因他不似惡人，不便出面，來時，可給他一點顏色，只嚇他一跳，不可傷人，他如識趣，知道利害，你將他嚇倒以後，我再故作不知，出來作好人，否則來人必還有點本領，你們務須將他困住，使其害怕討饒才罷，切不要丟我的臉，二蛇因上次傷的，還是惡人，師父尙且加責，意似不敢，嗣經弟子強迫，一力担承。方始點頭，初意開個心便罷，上來人蛇，只在地上，盤旋爭鬥，並未飛起，那知黑師兄，雖不會御劍飛行，這口仙劍，却是利害已極。嗣見那蛇，已連吃虧，幸是黑師飛，不知發揮此劍威力，否則內丹真氣，必爲所破無疑，那蛇一面，勉力應付，一面朝弟子急叫，弟子一則見不是路，又忿蛇吃了虧，轉鬧成了沒臉，這才許他，飛騰變化，以求得勝，原意少佔上風，奚落來人幾句，再行和解，乍飛起時，仍索施展全力，後因黑師兄，輕功極好，並且身手靈巧，幾次大險，均吃避過，蛇身上又中了兩劍，最利害是末一劍，中在尾上，竟將內丹所化真氣砍破，幾乎連皮骨，一齊折斷，情急負痛之下，剛犯野性，便聽師伯，坐下仙禽靈雪，長鳴之聲，這時，原定和江師兄鬥的，那條雌蛇，因昔年黃山陶師伯，曾來此地，見過師伯，先聽弟子，用隱語說，來人要往黃山，看行逕，許是陶師伯的。門人後輩，祇可驚嚇窘迫，鬥時，務要留心，不可真的傷害，雌的比雄蛇狡猾，性也較純，知道地方師父，和主人同道至交，惟恐事後

受責，又見江師兄，手無傷他之物，上來便無鬥志，盤在地上，一味延宕，不肯發動，恰值江師兄，也似不願動手，人蛇互相觀望，一聽鶴鳴，立即退藏樹穴以內，走時，並喚雄蛇速退，弟子知道，師叔一到，必不許蛇和人鬥，如先退去，明是爲了師叔駕到，來人必當是怕他，才行逃走，平白使蛇受傷，氣出不成，還落一個怕人，心不甘服，聽出鶴聲遠遠，以爲尙未看見這裏，忙催蛇以全力進攻，仍自妄想，師叔未到以前，略佔一點上風，蛇本因傷記仇，仗有弟子，爲他一力担待，膽自大些，再聽鶴鳴之聲漸近，知道飛行神速，晃眼飛到，仇便難報，越發情急，所以才有最後一擊，等弟子看出他，猛發凶威，竟下煞着，這一下，黑師兄如躲不過去，不死必傷，心中大驚，忙欲阻止，已自無及，如非師叔，飛來得快，錯必鑄成，非但師叔不容，師父知道此事，弟子也不能免死了，如今總算天幸，彼此無事，還望念在此蛇，受傷不輕，有激而發，又是弟子一人之過，恕過他這一次吧，吳嵐聞言，微笑道，今日你師父入定，神遊未歸，我來得恰是時候，大大的便宜了你，孽蟲無知，姑且寄死，以觀後來，說罷，忪示願喚靈雪，暫寬孽蟲一死，你自去吧，隨來仙鶴，將爪一揚，蛇被擲出丈許，跌伏地上，略緩了緩氣，往殿台上，緩緩遊來，到了吳嵐面前，將頭連點，似謝不殺之恩，見了吳嵐，周身仍自抖顫，對於黑，江，童，三人，竟未敢正眼一看，通身長才尺許，適才巨口開張，毒牙如鉤，目射凶焰，口中紅信吞吐，飛騰變化，夫矯如龍，必欲得人而噬的，猛惡之狀，全去了個乾淨，意似害怕已極，吳嵐手指黑摩勒，叱道，大膽妖蛇，竟敢屢次行

囚，今番有人求情，姑再饒你一死，這是我師姪黑摩勒，秦嶺三老，和陶隱君，司空老人，俱是他的師長，我現將雄精丸，賜他一粒，加上他這口寶劍，此後你只敢在遇上時，再生惡念，不必他師長行誅，只這一丸一劍，便制你的死命，而有餘了，還不與我退回穴去，那蛇聞言，益發垂頭喪氣，身子抖得更凶，蛇眼中，含着淚珠，懶洋洋，縮退回去，退到殿台之下，身形一闪，便即不見，吳嵐隨由身上，取出一粒龍眼大的黃丸，遞與黑摩勒道：這蛇乃是異種，天性極為猛惡，又最記仇，無怨不報，上次所殺二賊，便爲日裏二蛇，去至前山晒鱗，被二賊看見，打了他兩鏢，因聽二賊口氣，要來廟中尋人，誤認是這裏的朋友，懷忿遁回，可笑二賊，明看出二蛇，通靈變化，不同凡蛇，又親見他，退入廟內，依然半夜偷入，欲盜前廟主，遺存的寶物，外賊入廟，本已不容，况又加上兩鏢之仇，蛇却凶狡，知道廟規，不許他無故殺人，當時故意不現形攔阻，等二賊直入中殿，藏寶之所，連師姪們，全都驚動，發了惡口，方始突然上前，將兩賊，生生在殿柱上絞死，爲示因公殺賊，不是有意噬人；殺人之後，連人血也未吃一口，便啣將出去扔掉，表明他，不是爲私殺人，事後受罰不重，膽子越大。祇人稍對他，存點惡意，便非報復不可，何況你今日，又劍傷了他，決不就此于休，當着我師徒，自是不敢妄動，一旦狹路相逢，定必行凶無疑，因他機智，自知秉性奇毒，早晚難逃天人之誅，以前伏匿此山，便深居簡出，專一吐納修煉，不開殺口傷人，仗着藏處隱僻，也無人去惹我，後來我大師兄，移居來此，望見後山毒氣，和我同去搜索，將他尋到，比時二

蛇，全被仙鶴靈雲擒住，命繫鶴爪之下，一言立斃，也是見他，蛇牙特彎，未開過傷人的殺口，方始寬容，許以向道渡善生路，仍恐日後，惡性難移，令其長年聽經，再加誦誦，現在神通日大，休看他一條蠢蟲，尋常道術之士，也制他不了，適是先有小師姪叮囑，不令真個傷人，上來未施全力，你才未爲所傷，否則，也是凶多吉少，你此時劍術未成，如何能敵，現賜你這粒黃丸，乃千年雄黃之精，名爲雄精丸，乃各種惡蟲毒蛇的，第一剋制之物，一旦相遇，祇將此寶照他擲去，落在地上，發出一片黃烟，那蛇開到，重則立斃，輕亦周身棉軟，醉暈死去，任憑宰割，不會動轉，茲將此寶移去，隔上多時，決不回醒，就不出手，祇帶此寶在身上，百步以內，蛇蟲也都辟跡，不敢走道，偶有無知誤犯，或風向相反，事前未聞出氣味，只隔稍近，也自醉倒，實爲深山獨行，防禦蛇蟲之至寶，况又經我，重加製煉，效力愈大，一丸能用多次，你此後有他在身，便無足爲慮了，黑摩勒無意之中，得此奇寶，又得見這兩位，大名鼎鼎，隱跡多年，難得相遇的，前輩女劍仙，自然喜出望外，忙即拜謝收下，吳嵐隨令小尼，陪了三人少候，自往前殿走去，黑摩勒問小尼道，適才彼此有誤，還未得請教，師兄法號呢，小尼笑道，你們三人，只你這個小黑炭最壞，我叫清綠，還有一個，未落髮的師姊，名叫玄玉，你今天把我看家蛇，砍了好幾劍，有師叔作主，我不敢強，心實恨你不過，我師父素來對外人有情面，尤其是後輩年青的人，只能見到，有求必應，少時見了師父，你也幫我求一求，請師父准我，也到黃山去走一趟，視回熱鬧，我便與你，解去這扣如何，黑

摩勒久聞這兩位，老前輩的威望，自己尚是初見，又是後輩，不敢驕傲答應，略一沈吟，小尼清緣，把怪眼一翻道，你不肯麼，黑摩勒笑道，聽吳師伯說，黃山敵黨甚多，像師兄這高本領的人，能往相助，豈不是好，我並非不肯，只爲初見二位師伯，隨便開口，怕不答應吧，清緣道，那個不會，你是不知道我師父的皮氣，最重交情，你的師長，都是他的舊友，你又是個小孩，就說錯了話，他也不生氣，你不是會裝騷嗎，你見了我師父，可說敵黨，帶有好幾個小狗男女，這次雙方鬥法，俱是一對一，各位師伯叔，自不屑與小狗們交手，因此才令你三人趕去，並說這次事完，陶師伯便要封禁始信峯，在峯頂設爐鑄化神鋼金精，鼓鑄仙劍，師父再如不允，我就有話說了，不問行不行，你把話說到，我就承情，和我便算同道好友，以後無論你們，有什麼事，我必幫你三人如何，黑摩勒估量清緣，有此名師傳授，必是能手，適才爲了自己，也實受點委曲，以前嫌他語言面目可憎，此時雙方釁出淵源，轉覺他，滑稽爽快得有趣，心想把這醜鬼，帶往黃山，看看他到底有什本領也好，便笑答道，既然有詞可措，少時我一定說便了，清緣聞言喜道，你這人實是有趣，我先恨你狂，如今想起，還是怪我，明知你們來歷，還要取笑所致，我如早把話說明，那有這些事呢，童興笑道，自來不打不成相識，我黑哥哥的皮氣，向不肯吃人的虧，幸而人和蛇，打個不分勝敗，蛇雖挨了幾劍，也看不出來，要是黑哥哥，被蛇傷了，除非早晚他把蛇殺死，決完不了，也決不會理你，今天吳師叔，到的正是時候，這樣完結，最好，黃山那些敵人，差不多都精劍術，有好些，還會

使妖法，你非去不可，一定也會飛劍的了，清緣笑道，我師父飛劍，別有心法，與外人不同，我因一時得不到，像黑師兄那樣好的仙劍，祇煉了百十根飛針，這次去黃山，是爲我不比玄玉師姊，可以隨意出門，長年闌在廟裏，師父一入定，就好些天，有時，師姊再一出門，只剩我一人，和一個燒飯的鬻子老婆，實在悶人，想去散散心，看回熱鬧，另外還求陶師伯一點事，那也是他，以前自己和我說過的，去是要去，並不一定就動手，江明接口道，你以前常見家師麼，答應你什事，我從小便隨家師，在黃山長大，怎未聽說起，我有一個中師兄，那年回山，看望家師，走過這裏，曾來此廟，也只說廟中方丈，待客頗豐，似頗富足，看不出別的形跡，前廟主如是你的師伯，當然也和家師是朋友，我竟一點不知道，這是什麼原故，清緣笑嘻嘻道，那是你師父，不肯和你說的原故，休看你不認得我，你的來歷，我却盡知，有一次，陶師伯路過來訪，正值師父，升座講經，偶然談起此事，不但是我，連那兩條蛇，也都聽去，你沒見今日，和你對敵的，那條蛇，對你通沒一毫敵意麼，那晚來客頗多，離此東南十多里，藏兵峽，小仙源，隱居的老少四人，也都在坐，聽陶師伯，談到你時，個個稱贊，今晚乍見你三人，也祇你，最爲安詳厚重，如非黑師兄，背後話不好聽，見時，又稍自大，不服這口氣，見面時，我早說實話了，至於我求陶師伯的事體，也是在那一次，談起好劍難得，知我沒有合煉之劍，說他不久，取來一個至友遺留的，大塊金精神鐵，異日封山鼓鑄，可以煉成好些利器，內有二十來口短劍，最好，本是煉來，分贈與那亡友有淵源的，一些後輩，

說我資質不差，能得師傅，師父又與那亡友相識，答應將來，給我一口，其實我是借這題目，那劍鑄成，還不到時候呢，黑江二人，同聲問道，藏兵峽隱居的，老少四人是誰，小的可是一男一女，看去和我差不多歲數的小孩，清緣含笑反問道，那兩小兄妹，果然和你，是差不多的歲數，這老少四人，隱居藏兵峽，已將近十來年，他那地方，我師姊去過，有田有地，好山好水，無異世外桃源，只是四面高山危崖，由一山洞裏面的，夾壁縫出入，隱秘非常，家養的猛虎，有好幾隻，外人決走不進去，也看不到他們的人，你要認得，當然知道來歷，怎到問我哩，黑摩勒便把前由黃山歸途，因為追虎，與兩小兄妹交手之事說了，清緣道，原來如此，照這樣，我還是不能說，其實這老少四個，並非外人，我和你們，現在說起，又是一家，有什麼不能說的，不過他們，曾經再三囑咐，祇師父師叔，和有限三四人，知道他的細底；師父也曾誥誡，一任是誰，不許走口，我已答應了他們，你如本來知道，說還無妨，名姓都不曉得，我如何說呢，看他上次，和你相遇情景，那洞中老人，分明知道你的來歷，仍未吐露姓名，也未叫你進去，那兩小兄妹，又是繞路回家，可知還有避忌，不到明言時候，否則，以你師長交情，他定要引你入洞款待，告以實話，使你回去，司空老人，也早對你說實話了，請想，你司空師叔，尚且知而不言，祇令你下次路過再遇時留心，那意思無非要由老人自說，我如妄洩機密，不特他們知道怪我，便師父師叔，亦不答應哩，遲早你自能明白，此時無什相干，這裏頭有好些原因，暫時不打聽到好，如真嫌悶在心裏難受，少時如不隨吳師叔

同行，此去黃山，略繞數里路，便要經過他那裏。不妨作爲你自己的意思，前往一探，不論何時，你只在上次，和兩小兄妹交手時，山洞外面，略爲徘徊，必有動靜，如有人出，必是他兄妹二人，或是他家用的一個女蠻子，你見本人，相機問答，不必說了，來的要是蠻女，和那兩虎，與你爲難，却不可真動手傷他，只說我是來尋你主人的，他們如願相見，必出答話，也許讓你們進一談，如仍不願，虎和蠻女，必裝不懂，一味朝你們猛撲，可不必與他，一般見識，略爲表白來意，各自上路便了，他們只想嚇退來人，除非真正仇敵上門，決無傷害之意，况又打不過你們，如追上來，不去理他，也就罷了，如若窮追不捨，你再裝發怒，回身一追，他也就勢下台，與你鬥上兩三照面，落荒逃走，這樣能見到人，固合你意，見不到，也無妨害，如由我口中說出，那就有好些不合適了，黑摩勒知道清緣，人頗豪爽，所說也頗有理，一行三人，本定今晚明早，趕到黃山，因鬥蛇一耽延，已空費了些時刻，吳嵐入內，去見玄瑩大師，又去了好一會未出，這兩位老前輩，俱是飛仙劍俠，如若同行，得他攜帶，自不消多少時候，再多遲延，只不挨到明午起身，也比預定的快，但他話未說准，去否未定，玄瑩大師，神遊未歸，尙在入定，不知何時回醒，主人來歷，又已得知，不能不修後輩之禮，萬一這兩位老前輩不去，仍是步行前往，趕路還來不及，那還有什閒空，再往藏兵峽去逗遛，此話豈非白說，隨答道，你不是也要去黃山麼，適才吳師叔，也說要去的話，我三人自然隨他一路，並非步行，怎得繞往藏兵峽去呢，清緣道，我是說你，定要知道他們姓名來歷

，祇此一法，還有異師叔，一向無論往何處，總是孤身一人，騎鶴獨行居多，外人更是從未帶過，據我猜想。他許和師父做一路，連我也是單走，或是令我，隨你們做一起，他適才雖說，也許命你三人先走，也許同路的話，並不一定是帶了你們，同到黃山，多半是等你們，見過我師父以後，計議停當，同時上路，他自與師父同行，却另施法力，送你三人起身，不論誰先到，他和師父，不到時候，是不肯出面的，要是給你們，飛行神符，另外單走，反正沒有多少時候，便可趕到，也不在這中途片刻耽延，你不是可以繞往藏兵峽一行了麼，江明爲人，內聰明而外渾厚，自與母姊，劫後重逢，得知自家身世，實有難言隱痛以後，便留了心，隨時觀查訪聽真情，已非一日，因見連黑摩勒，和這等至交，尙且諱莫如深，可知關係重大，求知之念更切，來時路上，又見黑摩勒，和童興暗使眼色，搶口答話，不禁生疑，心料那洞中老少四人，多半於己有關，聞得清緣，知道四人來歷，方自心喜，偏又是個知而不言，好生失望煩悶，聞言，還待設法探詢，未及開口，忽聽身後，有女子口音，叱道，清緣師妹，你還胡說些什麼，又想引人去生事麼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聞聲回頭，身後殿門中，走來一個，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女，生得秀眉星目，膚如玉雪，又白又細，穿着一身，玄色道裝，與玉膚相映，更覺黑白分明，自然嫵雅，容姿英秀，清麗絕塵，知是清緣未落髮的師姊玄玉，江明方想，主人乃是有道神尼，吳嵐與他平輩，身着道裝，尙可說是，以前同在道教門下，此女既是玄瑩大師門下，帶髮修行，也還罷了，如何也着道家裝束，名字又犯師諱，同着一字，一

個玄瑩，一個玄玉，外人聽去，直似同門姊妹，那像師徒，聞說大師，規律素嚴，怎不將此女名字改掉，正尋思間，清緣已迎上前去，笑答道，這三位小客人，不是外人，那老少四人，黑師兄還曾見過，因他們再三向我盤問，想要知道細底，覺着情不可却，我想黑師兄，又到仙源洞去過，雙方並非沒有淵源，行時，去往洞外略繞，見否自在主人，我又沒說什別的話，有什相干，說時，玄玉已自走近，一面向三人，含笑點頭爲禮，一面向着清緣，微帶噴容，答道，你還沒說什麼呢，三位師弟，真要聽你的話尋去，雙方見面，不到時機，便惹出事來，如何是好呢，清緣低頭不語，玄玉又回向三人道，我妄自托大，到底癡長幾歲，敬請聽我一言，我知三位師弟，年少好奇，覺着荒山中，有此異人隱居，又與各人師長似有淵源，再加對方，兩小兄妹，均有一身好本領，惺惺相惜，必欲一見，打聽他的細底，如是平常無事，不特我們，理應盡情相告，並應領上門去，彼此結爲良友才是，無如事關重要，內中實有難言之隱，這老少四位，正在避仇隱跡，縮光養晦之際，論起來，也非怯敵畏人，只爲仇敵，根深蒂固，人多勢衆，如被發覺踪跡，必來生事，雖說不怕，於將來之事，却有阻礙，我願三位師弟，由今日起，祇不去尋他，最好從此不提藏兵峽三字，等到時機，各人師長，自會告知，便三位師弟，也必參與此事，那時，復仇去惡，恩怨分明，豈不大快人心，比起此時，一知半解，就見了面，悶葫蘆仍難打破，徒自擾人清修，不能隨意交往，不是強得多麼，黑摩勸開言，立即省悟，忙答道，師姊言得極是，小弟也爲那兩小兄妹，武功甚好，覺出是一家

人，司空叔又有過時留意之言，並未禁止相見，恰值清緣師姊，無心中說起，隨便一問，並非定要往尋，再者，此時急於隨二位師伯，去往黃山，也無此閒暇，既是師姊力囑慎祕，愚弟兄二人，遵命便了，江明見二人，如此應答，自然不便再問，只得悶在心裏，童興本來不甚關心，更是一說，便自放過，清緣隨問玄玉，師姊穿了出門衣服，莫非師父，已然做完定功，師叔把話說完，許你到黃山去了麼，玄玉道，師父業已回定，和師叔正談黃山的事呢，師叔本想令我，和三位師弟，一同上路，師父說，適才入定，便爲黃山之舉，神遊前往，照眼前形勢，去還不到時候，知道三位師弟，忙着起身，現在師父和師叔，還有別的事，又等着一人，無暇與三位師弟相見，特賜飛行甲馬三道，令先起身，師父先並沒打算令我，和清緣師妹，往黃山去，因爲師叔力說，自從三次峨嵋鬥劍，和青城派教祖朱真人，掃平竹山教羣邪以後，各異派中人，消亡殆盡，漏網無多，只有眼前，這些漏網餘孽，起初各正教，因見幾次殺戮不衆，覺着這些漏網餘孽，既已匿跡銷聲，隱遁荒山野域，何必再爲已甚，便聽其自然，不再窮搜，這些殘餘妖邪，幾次死裏逃生，已成驚弓之鳥，又見彼教中，一千負盛名的老輩，十九遭劫，全都膽寒，起初是但免一死，於願已足，這多年來，雖然秉性難移，有時仍不免故態復萌，爲害人民，到底極少，並還是所收孽徒所爲，本身爲惡者，實不多見，因此才得保全，無人尋他晦氣，後來各正教中，有名人物，相繼仙去，這夥餘孽，也靜極思動，始而只是豪奢放縱，求謀宮室衣食之奉，繼覺一些有大力的，對頭尅星，或已轉劫重修，或已成

道仙去，留下的一般後輩，大都與他，法力不相上下，認爲莫我如何，漸漸夜郎自大，有的廣收門徒，意欲重創昔年教宗，有的想起昔年喪敗之辱，勾動前仇，妄思報復，本來邪正水火，不能並立，况又加上許多因果，互相勾結，已非一日，只爲昔年，創鉅痛深，憾於前車之鑒，祇在暗中圖謀，未敢遽然發難，直到去年，他們人數越衆，又有兩個，自來便是膏膽臥薪，蓄謀報仇的能手，突起號召，聲勢益發增強，正準備明張旗鼓，與仇敵一決勝負存亡，恰趕上金華北山，丐黨打播評理之事，有人前往要約，立時乘機發難，初意事出倉卒，仇敵必無警覺，他們約時約他，還可故示光明，却不知各正教中道友，高明之士頗多，不過自本門兩輩師長，出去以後，奉命靜修，不許顯露行藏，眩世駭張，縱積善功，也極隱祕，無人得知，實則法力劍術，雖然不如前人，那一個，也都不弱，鑒於近年，羣邪猖獗，早有除害之意，北山之會，暗中原有一番準備，這夥餘孽，尚不自知，內中又有兩妖人，曾與陶師伯有夙仇，故意把鬥法地點，約往黃山，這一對面，雙方都想一網打淨，正派諸道友，雖然法力高強，妖人中，也有不少能者，此時正是旗鼓相雷，道家四九重劫已過，似這次黃山的局面，以後決難遇到，再三勸師父，令我二人，前往見識見識，師父方始應允，我拜別時，師父吩咐，他和師叔，不久也要前往，令清緣師妹，無須拜別，等到天明，三位師弟起身以後，再行上路，所以我換了衣服出來，正趕上師妹，又在生事，只願勸阻，還未及說呢，清緣道，師妹真是慢性，話到這時才說，直和沒事人一樣，師父既允我們去黃山，又不令你，和三位師兄入

見，說走便走吧，如何要等天亮呢，玄玉道，你祇性急，那裏知道，聽師父說，黃山衆妖人，先時只顧逞能，裝大方，以爲對頭，祇有北山赴會的，幾位老前輩到黃山去，不過添上陶師伯，一個勁敵，自恃煉就邪法，也後放在根裏，等到了黃山一看，不特始信峯上，先有好幾位硬對頭，在彼相待，並且連北山會場上的對頭，都未看清，好些高人，俱出於他，意料之外，跟着司空老人，又把木尊者約去，陸續趕到的強敵，也有不少，看出對方，早有準備，表面仍自猖狂，暗中實已發慌，覺出隱恨多年，費了無數心力，好容易今日，才有報復之機，再如挫敗，不特奇恥大辱，而對頭也必趁此時機，將他們一網打淨，於是也橫了心，以爲年來，在海外勾結了幾個，有本領的旁門煉士，可以求援，一面各施邪法，欲以全力拚命，一面分別向海內外同黨友好求援，師父神遊歸來之前，已有三個妖黨趕來，內中一個，乃昔年一音大師，掃蕩小南極，四十七島妖人時，漏網的妖僧，魚頭和尚，所噴妖烟邪霧，利害非常，下起手來，更是又毒又快，幸有木尊者在場，識得他的來歷，施展法力，將他擋住，這面法力稍差的幾位，才未受傷，可是他那毒霧，乃海中妖蜃之氣煉成，消滅也非容易，如用太乙神雷，將他擊破，飛散人間，引起瘟疫流行，爲禍更烈，師父當時，正擬出手，萬沒想到，現在依還嶺，幻波池坐關的，蛾眉派第三代女劍仙，上官仙姑，同一道友，往黃山文筆峯後，看望崖壁內，走火坐化的，一位女友，那女友乃餐霞大師的徒孫，因師祖餐霞大師，和他師父女神童朱文，相繼成道仙去，奉了遺命，在黃山故居，文筆峯洞內修煉，偶然疎忽，走火

入魔，一般和他相厚的女同門，憐他資質不夠，而求進之心太甚，以致犯了本門規條，不許在凝碧仙府居住，幸得師長，代爲求情，始允前往黃山故居，獨自修煉，以致受此苦難，除用法力，將崖壁封合，閉了洞門，加上禁制，以防仇敵侵害外，並互約定，每隔三年，輪流看望，準備等他，修到難滿孽終，助其成道，重返峨嵋府，以前上官仙姑，也正奉命坐關，不會踐約，此來尙是初次，恰好遇上，一到，便用法寶，將滿空妖霧收去，魚頭和尚，知道不妙，當時逃走，上官仙姑，也未再出手，祇和陶，李，蒲，蒯，諸老，匆匆談了兩句，便往文筆峯後飛去，不多一會，聞得峯後雷震，跟着便見三道光華，破空飛去，想是將那走火坐僵同道，救脫了難，一齊飛走，衆妖黨見狀，才放了點心，又復猖獗起來，師父說到這裏爲止，他老人家，一向不說空話，既命我們五人，天明後走，必有原因，事情還有好幾天，不愁趕不上，你這樣心忙作什，清緣笑道，不是我心怕，實在是，自從去年，隨你去遊泰山，在泰安城裏，無意之中，做了那件錯事，回來，你又不肯代爲隱瞞，照實舉報，從此師父，便不許我下山一步，你一人自由自在，隨意走動慣了，自不覺得，我長年關在廟裏，師父日常入定，你近來又回廟時少，剩我孤鬼一個，除了引逗那兩條蛇，連話都沒處說，多麼難受，好容易，師父開恩，許我離廟，自然巴不得，早點起身了，玄玉笑道，你今年也不算太小了，怎還如此童心，你平日守在廟裏，不是正好用功麼，就說有時，閒來無聊，趕上師父入定，我不在廟，跟前放着一位高人，不去討教，却和那無知蠢蛇去玩，一聽說出門，心便飛向九霄雲外

，恨不能一步趕到黃山，虧你還好意思說呢。清緣道：你說在偏殿，燒火老太婆麼，我見他，裝聾裝啞的樣子，就有氣，誰耐煩向他討教呢。既是用功好，外面又沒人伴着你，如何在廟裏，坐不住，常往外跑呢。你那皮氣，難道就不闖禍，不過師父疼愛你，裝不知道，又無人給你舉發便了。玄玉聞言，把臉一紅，微噴道：你真糊塗，你祇要向道心誠，奮力前修，將來便有承受衣鉢之望。我雖蒙師父，深恩教誨，拜師入門，也有十多年了，法力雖然比你強些，至今不曾披剃，因為名字犯諱，向師父說了好幾次，請求另賜一名，師父祇說無妨，也未允許，如說我非禪門弟子，不堪造就，師父偏又盡心傳授，好生不解。以前我想到這些，便多疑慮，近來覺着師父，也許是有意激勵，才一意奮勉自修，去了愁煩，究竟能否以道力修為，戰勝定數，仍不可知。你是師父，衣鉢傳人，自然管教得嚴厲一些，所學也多是根本功夫，我如何能與你比。固然，我背地從不敢違背師命，和本門戒條，你要把師父不管束我，當是好事，那就看左了。休說師父，便是雷姑婆，背後也直誇你，他的道門，雖和我們不同，到底多少年的，修為和經歷，和他討教，終是有益，他在此韬光隱晦，別人大概想見一面都難，近水樓台，你自貪玩，意存輕視，不與親近，豈非可惜。清緣道：我是急性，他偏不愛說話，十問九不答，無論如何虔心請教，也換不出他三句話來。就拿前天說吧，他自和我們一起，每日燒火掃地，焚香撞鐘，做些打雜的事，還不要人幫忙，永沒離廟一步，前日天剛亮，他忽把近三日的事做完，特意尋我，說他好久沒出門，想到外面看看，三兩天就回，叫我

代他，燒香掃地，並說日內恐有人來，另做了三份好齋飯，放在香積廚內，我料準他下山有事，來的這三人，也必非尋常，再三盤問，一言不發，後來我問得急了，他只說他有酬謝，不要我自代他做事，底下便封了口，我賭氣走開，剛一轉身的功夫，再找人已沒了影子，他自不肯理我，使人沒法親近，我何嘗在輕看他呢，玄玉道，雷姑婆，近十年來，雖聽師父之言，在我們廟中隱修，當年好勝天性，仍未全去，向這類高人討教，沒有耐性，如何能行，實對你說，我爲肯虛心求教，已得了好些益處，我看他，對你甚爲器重，你只要沒有輕視之念，僅是一點穉氣，早晚仍能得他指教，心不耐煩，仍是無用，清緣道，你那知道，我每次對他，都恭敬着呢，他不理我，有什法子，這些閒話，不必說了，現在雖天亮，還有些時，師父皮氣，我知道，既沒禁止早走，必不妨事，就有原因，也無關大局，並且有你一路，也不會出什大事，况難得今夜，這好月光，還是我們五人，一起走，又熱鬧，又有趣，玄玉道，你才得出門，又不聽師父的話麼，清緣聞言不語，意頗快快，黑癩勒暗忖，玄玉姊妹，奉命後走，必有原故，主人不肯相見，留此無事，方欲辭別先行，忽覺微風颯然，隨有一絲玄霧，自空飛墮，便聽清緣笑道，雷姑婆回來了，黑江童三人，定睛一看，身側忽添了一個，龐眉皓髮，扁臉突額，凹鼻闊口，貌相醜怪的，手執紅漆杖，胖老太婆，笑嘻嘻，對清緣道，你師父准你，和玉姑到黃山，去趁熱鬧麼，清緣故意哭喪着臉答道，許是許了，却命天明後走，三師叔現在裏面，也不令我進見，我想先走，怕違師命，又受罰呢，說時，老太婆直如未聞，轉身

指着黑，江，童，三人，問玄玉道，我早料到，有人要來。本定明午才回，適在外面，忽然心動，怕你們要出門，趕早回來，竟自相遇，也算有緣呢，玄玉行禮之後，含笑未答，清緣話也說完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料定這老太婆，必非常人，決不是什麼燒飯香婆，一齊上前見禮，老太婆只把手微伸，口說好好，你們起來，近年天罰我，不見靈，就是啞，總占一樣，且喜今日，還能說話，你們說的，我也聽不出，由我一個人說吧，現在黃山，正打得熱鬧，此去途中，許還有點事，你們五人，此時前去，許能得點益處，來來來，我送你們，一點東西，這五個梅子，走在路上，遇到口乾舌燥得難受，泉水不中用時，可以拿他解渴，東西雖小，用處却大，切莫丟了，另外這五枝小鐵叉，是我這次出門，和人要的，專能對伏口裏噴毒氣，長有些頭毒蟲，最好五枝，一同應用，你們恰巧五人，剛剛合式，可惜這東西，還有主人，你們祇能算是借用，雖然用上一回，就拉倒，到底省心得多，如沒有他，萬一走到黃山鐵船頭，山峽以內，那毒蟲聞到生人氣味，追了出來，你們用刀劍殺他，不論殺死與否，都要惹事害人了，有這小叉在手，祇消一人對付一頭，照那血窟窿裏打去，把他釘在地上，各自走開，便沒有事，到時，主人自會尋來，將叉收去，如出來得快，將你們追上，問起這叉來歷，無論如何說法，神氣多惡，也不可以還手和頂嘴，你們不動，他是不會傷人的，你們也無須對他怎樣恭敬，祇說你四師叔，看見有人，拿這叉生事欺人，代收了來，知道你們，要路過鐵船頭山谷，託你們送還，就便把害除去，知道又主人不忘十五年前，玉女峯月夜之言，底下

的事，自會料理，故此丟下走去，再開別的話，一概不知，交叉人的踪跡，更不可說，如真攔路強問，可答以前日，紫蓋峯下相遇，是個醜胖老太婆，身側還同有一個，麻臉的白衣女子，他便沒話可說，自然放你們，上路走了，這也算是我的一件，未了的事，我此時，不願與又主人相見，託你們辦正好，可惜我太窮，身無長物，那五個梅子，算作酬勞吧，這東西，不是附近出產，來路頗遠，人家送我，還沒捨得吃他，再者，平白無故，吃了也可惜，吃完，梅核不要丟掉，玄玉清緣兩核，自帶回廟，你們三個，可留着，種在各人所住的地方，將來也許還有用處呢，說罷，隨將梅子和叉，分給五人，五人接過一看，那叉長約七寸，中鋒特長，兩輔鋒尖，微微內向，通體鐵質，又柄刻有篆銘，形製雖極古樸，鐵鏽斑駁，看去並不鋒利，也無亮光，那梅子却是希奇，從未見過，只有龍眼大，色如紅玉，入手便聞到一股香味，清芬入鼻，心神爲之一爽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瞥見玄玉，面有喜色，清緣，口皮微動，含笑欲語，吃玄玉使眼色止住，知非常物，忙同拜謝，雷姑婆又道，我話已說完，耳朵不靈，你們說的話，我也聽不清楚，想早走時，你們各自走吧，你師父師叔，日後如聞，說是我老太婆，大胆妄爲，教你們走的，有什責罰，由我代領好了，說罷，也不俟答言，便往殿門內走去，清緣自是高興，笑嘻嘻朝他身後，扮了一個鬼臉，吃玄玉怒目瞪了一眼，衆人方欲起身，忽聽雷姑婆道，在前殿門外，自言自語道，小鬼頭，莫太得意，路上不是太順當呢，清緣聞言，低語道，不好，這老太婆，又說鬼話呢，我非找他去，口說着話，脚底忙要往前追去，又吃

玄玉一把抓住，低聲喝道，師父就在中殿，不要你此時入見，你趕了去，留神不教你走呢，清緣方始快快而止，玄玉見他，意似還要說話，便先對衆人說道，雷姑婆是師父老友，既有他老人家作主，師父一定准他情面，休說早走一步，就是不留神，有了無心的小過失，也必從輕發落，我們可以放心大胆，做一路走了，黑摩勒想起玄玉，適才所說之言，恐內有別的文章，不便同行，方欲開口，提說分路，作前後兩撥起身，玄玉連使眼色，說道，時已不早，我們此時，自是一同走好，有什麼話，到了路上，邊走邊說吧，省得多挨時候，黑摩勒見他，前後之言不符，好生不解，聞言祇得罷了，玄玉隨向黑摩勒等三人道，我在前面領路吧，說完，便往右側，假山洞中鑽進，黑摩勒等，隨在後面，見洞逕曲仄不平，光景甚是幽黑，如非各人，都是好目力，直難辨路，又太險峻，有的地方，仄僅容人，上下四外，都是突出來的，磊砢怪石，阻礙橫生，走了四五個轉折，仍未走出洞去，童與年幼，忍不住問道，這洞裏黑暗難行，還不如我們來路，越牆出去爽快呢，清緣笑道，你們來路，中間一段，要繞好長一段，才到山脚，那有這裏省事，又近得多，黑暗難行的路，祇開頭這五六轉，因你三人，初來路生，不能快走，所以氣悶，再轉一兩轉，穿出伏龍洞，就可隨意加快了，總共還不到一里半路，心急作什麼，說時，地勢忽轉高大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瞥見前面，靠洞壁，暗影之中，好似蟠着一大堆，有三點茶杯大小，藍紫色的星光，停在上面，前頭不遠，隔着一排竹棚，心疑那是先遇二蛇，潛伏之所，藍紫光華，便是蛇的眼睛，縱一想，蛇祇兩眼，如係二蛇同棲

，目光應是兩對，怎會只有三點光華，再一注視，不特光色，與先見二蛇，目光不同，光並略呆，不似二蛇，凶芒四射，大小也差得多，俱覺奇怪，方欲詢問，此是何物，玄玉，清綠，似早料到，三人要問，各自搖手示意，並令放輕脚步，行竹近棚前面，忽改向右，又由一極仄的，夾壁小徑穿出，面前忽然開朗，洞頂也越發高大，祇是上面，鐘乳四垂，兩壁奇石羅列，時有未凝凍的石鐘乳，自洞頂，滴滴下垂，落在地上，越積越厚，日久年深，逐漸凝固，變成許多奇形怪狀，孔竅玲瓏，勢欲飛舞的乳符，更有大片綿亘上面的，歷歷下垂，在地的，向上堆積擁起，有的接連不斷，有的似斷還續，不絕如縷，有的當中空出一段，都是通體晶明若冰，瑩滑如玉，童輿因見洞中黑暗，祇有上下鐘乳，晶光回映，仗着好目力，僅能辨認，方笑說，這好景緻，可惜太黑，如若有一照，想必更好看呢，黑哥哥，你把寶劍取出來，晃他兩晃試試，黑摩勒聞言，方欲拔劍，玄玉連忙阻住，低喝道，朝這裏走，本是一時方便，拔你那劍，萬使不得，留神驚動那怪物，我們走又費手脚了，你們想要亮光，照着鐘乳麼，前面還有好的哩，且隨我到那裏，再照給你們看好了，說罷，留神側耳，向來路略為靜聽，無什響動，方又前行，轉到左側洞壁之下，路便阻住，清綠忙搶向前，伸手朝壁間，劃了幾下，左手伸入一個小石孔中，往外一拉，一片白光，微微一闪，壁上一塊，三尺方圓的怪石，隨手立起，和小門一樣，雖然開放，左邊沿，仍緊附在壁上，清綠等衆人，鑽將過去，回手將石帶好，二次劃了幾劃，又是一片白光閃過，石塊重又填好，回了原狀，封合無痕，隨

笑道，這裏就不妨事了，你們隨便說笑照看吧，黑，江，童三人，見那地方，較前更大，乃是一座，十畝方圓的廣洞，鐘乳更多，千奇百怪，不知有多少形色，但都位列井井，自然疎密，高下相間，不似來路一面叢雜，到處牽衣絆足，阻礙橫生，未及開口，玄玉已把雙手，連搓了幾下，倏的往外一揚，立有一團明光升起，前面恰有大片鐘乳，自頂下垂，橫亘當中，光華一照，合洞通明，宛然繡花寶蓋，繚絡錦屏，浮光泛彩，五色繽紛，眩人雙目，奇麗無儔，不禁拍手，連聲稱妙，贊不絕口，清緣笑道，你們看着好麼，多看兩眼，再走不遠，就出去了，三人心仍怯着黃山之行，閉言，無暇貪玩奇景，匆匆觀賞，便同前行，走完這片，鐘乳四垂的廣洞，又穿入一個小洞裏面，通體皆石，無什可觀，那團明光，早吃玄玉招回，用手指定，懸向頭上照路，小洞長不十丈，轉瞬走完，到了盡頭之處，又走入一個，高寬祇得七尺的，石甬路內，江明心細，見那甬路，大小寬仄如一，既直且長，通體渾成，極似人工鑿就，忍不住問道，二位師姊，如適見伏龍洞內，有一奇物蟠臥，這條石甬路，又如此整齊劃一，可是師伯法力，開通的麼，清緣笑道，誰說不是，如不爲那怪物，我們在原地方，住得好好，還不會移居，到這等荒涼僻陋的，野廟裏來呢，也是師父，心太慈了，不論有多可惡的東西，祇要沒傷過生人，成是受迫反噬，無心之過，總說衆生修爲，較人艱難，十倍不止，到此氣候，太不容易，輕易不肯傷害，有時，還要費上許多心力，爲他去掉惡根，再作佛光解化，務使改邪歸正，去惡從善，超劫成道，自己却惹下許多麻煩，也不在意，常是如此，要

是我的話，這條怪蛟，我早殺死他了，玄玉道，你知道什麼，師父因這七星蛟，那麼凶惡之物，祇為一念感恩，寧甘自身，失却飛騰四海之機，在大雷雨夜，用他長身，護住浙江堤岸，末了還被恩人，誤認怪物，恐傷他的田舍，合家老少，九個好武功的人，拿了刀劍，以全力想制之於死地，他仍順受，不肯力抗，終於錯過時機，負傷遁入荒谷絕淵之中，受那泥塗污濕之苦，心行可嘉，一面又想起三十年後，黃河將有怪魚，攻陷堤岸，發動水災，用他護堤，以毒攻毒，再妙沒有，為此將他收伏，許以異日助他，成就正果，祇這東西，天生暴性未馴，必須以佛法化解，身又過於長大，一時沒有安頓，恰值師伯遠行，本廟留下兩條，馴養的毒蛇，廟正建在山上，為此施展法力，由後山腹，強穿一洞，起意原為此山，石質堅頑，禁閉此怪，可以省力，也未推算，等到打通數十丈，在盡頭處，闢一小洞，給他棲止，過了數月，他忽自內裏攻穿出來，到了後殿院中，與二蛇爭鬥起來，師父入定，神遊未回，經雷姑婆，將他制住，趕了回去，才知山腹裏面，竟是空的，還有鐘乳奇景，同時師父在定中，也知此事，回來重又行法，將通後殿的頭，也加上禁制，因這東西，前月忽然犯性，意欲隨時去至山後遊行，師父恐其生事，沒有答應，意頗快快，故此適才走過時，防他驚醒，又和上次，你惹那事一樣，師父渡化此蛟，原有深意呢，說時，甬道已自走完，三人見那盡頭處，乃是一片渾成石壁，祇壁上，畫有一個大圈，方以為和適才石門相似，可以行法開放，忽聽清緣笑道，開這石門，我却無此法力，還是師姊，你來吧，玄玉笑道，你要能開，不知又多出什麼花

樣了，說罷，合衆後退，走到壁下，盤膝而壁坐定，把手朝上一指，先前照路的，那團光華，往下一沉，正罩在玄玉頭上，清緣笑道，師姊莫忙，讓我來引發他，玄玉微笑未答，清緣站向前去，把手一揚，立有一道白光飛出，射向對面石壁之上，劍光到處，面前倏地奇亮，隨聽轟轟之聲，洞壁忽隱，現出大片五色雲光，霞輝閃閃，耀目難睜，清緣跟着，招回白光，護住全身，往光霞衝去，兩下才一接觸，那五色雲光，立化爲萬千大小漩渦，電一般，疾轉起來，清緣連衝兩次，均被阻住，沒有穿過，玄玉笑說，算了吧，莫耽延了，清緣已一聲清嘯，第三次，又奮力急衝過去，這次居然未被阻住，衝入雲光之中，但是事情更糟，一到裏面，便連人帶白光，齊被光霞捲去，宛如一葉小舟，落入惡浪漩渦以內，隨同急轉，無力振拔，眼看越陷越深，黑江童三人，看出形勢不妙，方代憂急，忽見清緣白光，在對壁光漩中，強自掙扎了兩下，緊跟着，一聲霹靂，一片火星爆過，清緣在白光環繞之下，脫身飛去，壁間禁法，也被觸動，無數長箭形的，彩光精芒，怒潮也似，由清緣身後，直射過來，玄玉早有準備，見狀更不怠慢，雙手同指靈訣，迎頭一揚，便有一蓬祥光飛出，向前壓去，那無數精芒箭雨，好似遇見尅星，立被擋回原處，滿壁彩霞，連閃了幾閃，倏地隱去，現出原來洞壁，祇中間却多了丈許方圓，一圈佛光，祥輝澄靜，看去似虛似實，甚是清明，清緣便對三人道，洞門已開，這光就是出口，先隨我走出去吧，三人見玄玉仍坐未動，知尙行法未畢，清緣已當先往佛光中，飛將過去，便相繼縱起，跟着隨入，裏面果是空的，所經之處，也無什

感覺，共禡七八丈深，便自走完，出去一看，斜月西墮，正掛林梢，空山寂寥，清風蕭蕭，人已到了洞外，回頭來路，祇是危崖削壁之間，有一深洞，正裏探頭，往裏細看，忽聽洞內，起了一片，風雷之聲。隨見玄玉，在青白光華，圍擁之下，急飛出來，身後靈光亂閃，風雷大作，剛飛出洞，手挽靈訣，回身往後一揚，洞口霞光一閃，風雷立止，再看出口壁洞，已然合攏，更無形跡，三人見玄玉清綠，俱有如此法力，好生驚贊不置。童興便問，此是何處，照我揣測，我們先時走過，怎麼我們來時，未見有這好景緻，玄玉道，這便是後山左側崖谷，其實就在你們來路旁邊，相隔不過三四丈遠，因師父不願外人，時來擾他的功課，又以廟有一蛟二蛇，俱是凶惡之性，恐外人無知，生事激怒，法力封禁之外，爲防萬一，又將這後山峽谷，行法隱去，你們祇見叢莽密布，荆棘過人的，一片陡坡，自然就錯過去了，那峽谷，本在黑江，童三人來路，近山麓處，地勢已頗險峻，好在三人，俱有一身輕功，玄玉，清綠，更不必說，衆人且說且行，一晷便自越過，馳下坡去，走上去黃山的道路，黑摩勒又對玄玉道，二位師姊，俱精飛劍，此去黃山，劍遁飛行，晃眼卽至，和我三人，一路跋涉，這路不冤枉走的麼，師姊如無什事，祇當閒遊，同行尚可，如爲難就我們，多此一番跋涉，就不必了，清綠笑道，你這小黑鬼，怎如此貧嘴，我們有事，自然先走，誰還與你客氣不成，黑摩勒見他說話，仍是初見時，滑稽神情，也笑道，我不過因問師姊，隨便把你帶上，你既不識抬舉，誰管你閒，清綠笑嘻嘻，又想開口，玄玉攔道，師妹，你知黑師弟的心意，是爲適才，

在廟中初見時，聽我傳命，說師父吩咐，要等三位師弟，天明起身，然後上路，以爲我三人，有心客套。這命運遷就，心老不安，一再提說，分路的話，實則，我是故意那等說法，內中還有別的文章，等我少時一說，就明白了，如此若無有原故，請想，師父師叔之命，如未稟明，敢於違背麼，清緣插口道，我明白了，可是爲了那位老太婆，這裏頭，還有他事，想要激他出頭麼，玄玉道，你知道什麼，隨口亂說，無怪師叔，說你毛包，枉有一點小巧，有時仍不免於壞事，實在不錯，一句話，也藏不住，就有話，何必忙在這一時說呢，黑摩勒聽出，內中實有文章，同行並非專爲遷就自己，便不再開口，清緣還要說時，忽聽遠遠天邊，一聲鶴鳴，清緣笑道，三師叔坐下仙禽，靈雪回來了，剛才飛走時，我沒有問，不知爲了何事，他和我還好，等我喚他下來，問一問，玄玉道，這事，我尚略知一二，靈雪不能人語，手比太繁，祇把他帶回來的信一看，就明白了，他見了我，定必飛降，成了常例，我在外面，相遇好些次了，他那目力最強，多遠都能看見，這鳴聲，多半爲我而發，話還未說完，又聽一聲鶴鳴，相隔已近，衆人抬頭一看，晴空萬里，更無纖雲，遙見西北天邊，有一點銀星，在殘月疎星之下，背着碧霄移動，宛如流星過渡，其行絕速，越飛近越大，見眼功夫，現出靈鶴全身，到了衆人前面，玄玉剛喚得一聲阿靈，一陣疾風，颯然飛墮，鶴已落下，連頭到脚，足有八尺以上，單腳立在地上，另一爪，却抓有一封書信，玄玉笑道，阿靈師弟，你把地方，都跑到了麼，這是那位道長的回信，給我看看，那鶴應了一聲，隨將右爪揚起，玄玉接過一看，

信並不會封口，取出一看，面上微現驚疑之色，鶴復揚爪，指著西方，叫了幾聲，玄玉問道，你說丹楓嶺，那怪物出來了麼，鶴便將頭連點，清緣湊近前去，想要書信觀看，玄玉已將信遞還，鶴仍用爪接過抓緊，長嘯一聲，沖霄飛起，直上高空，展開雪羽，略一盤旋，似弩箭脫弦般，往來路一面飛去，轉瞬之間，剩了一個小白點，出沒遙空青靄之中，清緣急喚阿靈，並未回應，白點連閃兩閃，便自無跡，清緣恨道，想不到人情勢利，自我受師叔責罰之後，連這扁毛東西，也勢利起來，玄玉笑道，你少咒罵，阿靈耳朵尖，留神被他聽去，過天遇上事，給苦頭你吃呢，清緣道，便聽去，我也不怕，這東西，太可惡了，先前因我，支使廟中二蛇，與黑師兄開玩笑，並非真事，他由遠方飛來，一到，便還能幹，狐假虎威，將大花兒，像曲鱗一般抓起，那意思，祇師叔略一開口，便把蛇身抓成粉碎的神氣，我在旁邊，向師叔那麼苦求，他祇望着師叔的臉，爪子抓得更緊，全不講一點情面，直到後來，師叔開恩寬恕，他奉命飛走，始終連正眼，也未看我，此時相遇，祇把信與你看，又未理我，早晚遇上機會，我還要給他一點苦吃呢，誰還怕他不成，玄玉道，怕自然是不怕，不過，他日常隨着師叔，偶然傳書遠出，也在外面，無多耽延，輕易不和師叔離開，你那一套促狹，全不易使上，等你有事，須也相助時，他却故意延挨，或是給你使壞，就難說了，清緣越氣道，他一個扁毛東西，就我在外，遇上難事，也決不會，須他相助，至於師叔有命，他如違背放刁，我不會舉發麼，玄玉道，阿靈已近十年氣候，不比往常，你此次黃山歸來，不久，便要下山修積，

如何能保以後，用不着他，信否由你，但盼他沒聽見最好，清緣道：你少長他的志，閒話少說，那信是誰的，說些什麼，與黃山的事，有關係，玄玉道：我剛勸你，性子不要這急，又忘了麼，如若無什相干，我早說了，何消你問，阿靈不肯把信與你看，便爲你口，太快之故，這還看不出來，等到前途，我一齊對你們，說問詳情，不是一樣，清緣忿忿答道，好，愛說不說，隨你的便，你早晚也有用我的時候，先前不說，還許有點自由，這信又不是什麼祕的事，師叔命阿靈走時，我本在側，祇爲花兒，犯了野性，師叔正在氣頭上，我沒有敢問罷了，這也值當隱瞞，真要機密的話，阿靈從不敢違命徇私，無論平日，和你多好，也不會與你看，玄玉答道，你真說得對，實告訴你，信上的事，不特不應隱瞞，發信的那位老前輩，並還算出我們，現在途中，特命阿靈迎來，與我們看呢，清緣怒道，既然有我的分，你是師姊，將信交你原可，爲何獨你看完，不肯明言呢，玄玉道，事雖有你在內，但是由我主持，到時自會轉告，你忙作什，清緣還欲反唇相譏，忽把眉毛一揚，噙着一張醜臉，笑道，你向來爲人，不是這樣藏頭露尾，我先吃你瞞住，現在我已明白，師父的話，本來就不是那麼說的，爲想巧使老太婆，連我也瞞在一齊，對與不對，要不得的話，休說師父的意思，便是三師叔的話，你也不會違背，如何會出爾反爾，與黑師弟他們一齊行呢，玄玉聞言，面色一沉，正要發話，又回頭看了看來路，對衆說道，我這清緣師妹，本是累世修積，根骨深厚，不知怎的，老改不了頑皮天性，也不問是什麼地方，多關緊要的事，一味任性而行，膽子又大，口又快，祇

一想到，就說出來，既喜既惡，又愛與人作鬧，我以前，曾受他累，所以稍有關礙的話，便不能先使聞知，即以現在之事而論，幸是離廟已遠，否則，我們前途，便有一件難事，非得一位老前輩，暗助不可，先前他如得知，現出詞色，被人看破，不特應用之費，借不到手，萬一前途，有了急難，那人也不會頭出來管，豈不冤枉，清緣笑道，我料得如何，你當我真駭麼，我是恨你，一向喜歡小題大作，做張做智，故意逗你玩的，你初來後殿，見我們時，既說要等黑師兄他們走後，才能起身，就該讓他們早走，爲何要留他們到天明，後來老太婆一回來，你又借人口風，執意同他三人一路，全沒把師父的話，放在心上，我早就看出你的用意，明是你在前面，聽出此行，有需人相助之處，老太婆皮氣古怪，比你還會裝腔，明言必被拒絕，知他還不怎討厭我，平日又不輕託人，日前出外，命我代他，焚香掃殿，回來對我，必有一點好處，歸期也必在今夜，祇拿不定，是什麼時候，如此假託師命，要在天明以後，分兩路起身，一則是等老太婆回來，相機求助，二則知道他，行踪飄倏，來去如電，神機莫測，本體彷彿又聾又啞，元靈所注，百里以內事物，纖微皆悉，也許我們說話時，他已在側，或是人不知，鬼不覺，驟然飛回，既恐被他聽去，又恐我不小心，露出口風，我忙着起身，故意以師命留難，實則，做與他看，到了路上，猶恐發覺，不肯吐露，欲待事完，或是走遠，再說，你平日枉自聰明，也不想，這位老太婆，是好哄的麼，就算當時，被你瞞過，祇怕廟內還沒走出，他早覺查出來了，據我想，這位老人家，爲了減消前孽，一面留老晦隱，裝聾作

睡，來我廟中，焚香掃院，任那香火婆子的賤役，一面暗中，隨時神遊，在外修積，這
 次忽然形神同出，連多年不曾離廟的原身，也走出去，同時神情，又那麼高興，必有原
 因；此行如非合他心意，你怎麼連誑帶激，任憑用什麼法子，也無用處，你看我們平日，
 無論求他什麼事，多半置如罔聞，仔細想想，後來那一件，沒有如我們的心願，不過表面
 ，不是由他便了，先前我也糊塗，近來，方始省悟，你還說他對你好，得過益處，怎這
 一層，沒有明白，真要有事，轉不如實言相告，他就表面不允，暗中也必玉成，用權詐
 套他，或是激將，反而不妥，我平日和他，嘻嘻哈哈，雖沒有你禮數恭敬，但是真實無
 欺，我敢斷言，他對我，比你還要好些，你適才那等行詐，以為得計，那就左了，幸而
 他已有主見，事在必行，不然的話，還許你耍吃虧呢，不信，將來自有應驗，就知道我
 的話對了，玄王道，你說的話，不為無見，我也知道，不易隱瞞，但是此事，胸中頗有
 淵源曲折，非如此做作不可，不然，我們與他老人家，終年同在一起，就算瞞過一時，
 日後還見他而不見，天下事，不論真假，總要做得，像個樣子，不可使他，面子上下不
 來，連裝都沒法裝，不是糟麼，清緣道，我不似你，專喜弄些花腔，只是實話實說，該
 如何便如何，也沒見什麼过不去的事，竟興忍不住問道，二位師姊，爭論這一路，到是為
 了什麼，玄王道，你們適才廟中所遇雷姑婆，原是旁門中，散仙有名人物，人却正派，
 祇為性情孤僻，恩怨過於分明，早年造了好些，無心之孽，這些年，忽然悔悟，因和家
 師師叔，俱是舊交，又幫過他一次大忙，他這人，向例有德必報，覺着受了家師的恩，

們又無從報答，爲此發願，焚香掃地，爲我師徒，做些雜事，以示報答之意，並借以懲居避仇，懺悔前孽，在我廟中靈跡，已有好幾年了，平日做完應做的事，時常獨自神遊在外，修積功德，本身却從未離廟一步，他雖自居香火婆子，師父師叔，任他怎麼自便，始終以至交道友相待，我們這些後輩，更無庸說，他却老是裝聾啞，瘋瘋癲癲，不理他沒事，一向他恭敬求教，表面必要受他嘲罵幾句，可是所求的事，以後多半如願，偏又與他無什關聯，語言行事，處處叫人難測，也會背地，偷問家師兩次，老是笑而不答，僅知他法力甚高，這幾年，在我廟中清修，神通好似更大，只觀查不出所以然來，還有他平日行事，照例獨斷獨行，不容第二人開口，明明可行的好事，只朝他一說，便決不管，我深知他的習性，恰巧這次，黃山之行，有兩件雜事，非他相助不可，我師父叔口氣，口中一件，與他還沒關聯，他未始不願我們成功，爲他減消未來孽累，但是不能明說，最好由我，設詞引逗，才能如願，我由前殿來，已然預有機宜，我知他性拗，慣和家師相左，喜與數爭，又最看重清緣師妹，算計他將回來，故意假託師命，要等天明再走，果然被他回來聽去，他匆匆回廟，不及細想，聞言誤以爲家師，非令我姊妹，於是想起昔年，與人訂約打賭之事，正好假手我們前往，將怪除去，以應前言，又恰巧是五人同往，人數正夠，這才作主合我們起身，並借法寶應用，指示機宜應付之法，那意思家師師叔二人所慮，有他到時出來承當，不必掛念，但是他生平行事，向不喜落

人算計之中，雖然是他心願，彼此有益的事，就明知中了我們算計，不揭穿總好的多，適才不肯洩露，便由於此，江明道，二位師姊，俱有法力，我弟兄二人，祇會一點武功，照此形勢，那妖物想必利害，我三人隨去能有用麼，莫要妖物除不成，反給二位師姊，添一累贅，那才糟呢，玄玉道，師弟不必太謙，一則各有一柄，制妖物的飛叉，二則那東西，剛剛難滿回醒，元氣未復，尤其黑師弟這口靈辰劍，乃昔年古人仙煉魔奇珍，不投邪污，有此一劍，我們力量更大，雷姑婆要三位師弟同去，未始不是想用此劍爲助呢，江明道，那鐵船頭地名頗生，我生長黃山，怎未聽人說起，玄玉道，那地方就在文殊院西面，深谷之中，地絕幽險，常人足跡，輕易不能走到，便在黃山，住上一兩代的山民，知到此地的，也不見得有幾個，陶師伯又恐你年輕惹事，自來未曾提過，你怎知悉，本來谷中有兩條捷徑，一通後山猿魚口，一通天都始信二峯，只爲盡頭處，住有一位怪人，隱居在內，近百年了，不到谷外走動，也有二三十年，一師一徒，與雷姑婆，原是同門之交，淵源甚深，如是別人，照他老人家的皮氣，早就下手，無須許多用心了，這師徒二人，法力甚高，雖非玄門正宗，只是性情乖僻，從未做什惡事，輩分也尊，我們此去，如若應付得好，對方也許拿我們，當客看待，不特此時無事，將來遇上事，還可得到他，一點照應，如是應付不好，這人比雷姑婆，皮氣還怪，一與成仇，必令門人，尋仇報復，只管糾纏不休，他那裏，收伏馴養的，奇禽異獸，蟲蛇之類又多，近年聞說，他因這些東西，常被門人，偷偷放出，在外生事，已然封閉洞內，不知確否，雖

然那除怪物的地方，離他本洞還遠，到底不可不防，我們到了那裏，無論見到什麼，除那怪物以外，都須小心，如遇見人，都是他門下弟子，也許他元神，便附在那人身上，見時，尤應有禮貌，不問他詞色，如何強橫，均須忍受，不可得罪，最好能在他，每日煉形入定，一干門人，照例守護在側，不能離開之際，我們急上加快，除了怪物就走，不和那般人照面，事後自有雷姑婆，和他解說，暫時不去和他對面，就省事了，江明道，照此說來，那怪人，可是昔年，在西崆峒，、打百獸窟，那位醜仙人魯瑾麼，清緣笑容，正是此人，他雖移居在你鄰近，踪跡甚為隱秘，尤其他遭劫坐儼多年，舊名早已無人提起，你怎知道，江明道，我是聽家師說的，因為上年，隨侍家師，始信峯頂，觀玩雲海，到了半夜，雲海被天風吹散，月華清美，碧空澄霽，忽見東南方，遠處山谷之中，接連起了，五六道，青紅黑各色的烟子，都是匹練也似，筆直朝天斜射，那大山風，全不搖動，烟中有的湧起一團火球，有的噴起大小青銀二色的星火，對着月光一面，上下跳躑不停，最後又由下面，放出大片光華，似這樣的，有個把時辰，方始相繼斂去，這時，月光忽被雲遮，本來四山陰暗，我想下去，家師吩咐暫停，還有奇景可看，果然，隔不一會，後現那片白光，忽又大放光明，照得整座黃山，明如白晝，約有刻許光景，直到月出，才又退去，不再出現，近年黃山，每當有星無月之夜，山中常時夜明，屢問家師，俱都含笑不答，我初見黑氣升起，疑是妖物，曾向家師詢問，先不肯說，只令靜看，後來回到洞中，家師才說，本山鄰近，有一鄰居，已然隱此多年，是位老處女，

名叫魯瑾，頗有肉角，生相奇醜。當初原是前靈散仙，百禽道人公治黃的師姪，羅尼潘度之徒，爲了性情乖僻，私習旁門法術，行事剛愎，屢犯教規，被乃師逐出門牆，過不幾年，乃師尸解仙去，因他生具異稟，曠尼平生，只此一個門徒，雖以犯規被逐，未得承襲衣鉢，法力仍甚高強，但有一樁怪癖，最喜收服馴養，各種奇禽怪獸，以及通靈的，蟲蛇之類，這類惡毒之品，俱乘兩間厲氣而生，如何能使長久馴善安分，他又曾習左道法術，門上幾個弟子，俱非善良之輩，生相更是個個醜怪異常，每帶了這些惡毒之物，在外惹事傷人，後被百禽道長知悉，大加斥責，一則，自覺無顏。二則，師父師伯，均不以他爲人，也生了好些愧悔，表面只管倔強，心實內怯，一意想照以前師傅，虔修仙業，便捨了空峒故居，展轉遷移，來到這黃山，附近幽谷之中，隱居修煉，那幾個醜怪子徒，和所馴養的，一些禽獸怪物，仍然隨着，總算受了百禽道長，一次懲罰，不再似前，縱容門徒，本身既不走開一步，門人也不許擅自行動，規法又嚴，所以近二三十年來，未怎生事，難得有人，提他師徒姓名，可是這些惡徒，雖然無故，不許出外，以前也有人，行經當地，不招惹他，沒事，至多放些禽獸怪物，出來嚇人，不致吃什大虧，要是來人無知，見他長得醜怪，或是話不留神，冒犯了他們，或是一見驚奇，多看他幾眼，立是一個亂子，常人還好，就吃點苦頭，不致喪命，如有法力的人走過，並了他惡，再要不是敵手，一敗休想活命，他平時法嚴，出了事，却極護短，總說他避地荒山，所居之處，仙凡足跡，均所難到，對方如非有意生事，上門欺人，怎會鬥爭起來

，卽或無心相值，也必見他們人長醜陋，橫加嘲笑，因而觸怒，不問事後如何。當時必定裡謬惡徒，還不得干休，自從初來，連發生了兩次，惡鬥之後，真輩分高，有法力的人，不犯上去惹他，法力差的，大都互相詰議，視爲畏途，地本幽僻，極少有人走到，先後已住數十年了，那晚所見，各種顏色的，斜直妖氣，和那光華，俱是所象蛇禽怪物的內丹，由那幾個，醜怪女徒，率領出來，乘着星月之夜，吸收天宇，清靈之氣，命我以後見到，只是靜觀，不許多說，更決不許，往那一方，山谷之中走動，地名却是未知，所以二位師姊所說鐵船頭，我不知道，如是這位老前輩，我們去了，真須小心哩，衆人脚程俱快，邊說邊走，已走了不少的路，玄玉道，我們走黃山，本可不由那裏經過，而行前雷姑婆，却說我們，要在那裏，不是他，有心示意我們，替他行事，便是別有深意，我們自己，該走那裏，那地方，雖是隱秘險阻，人跡不到，相隔我們，應走的路，祇有一片，廣長危崖，空山傳音，大概隔山喚人，都可聽見，何況主人師徒，又俱神通，他們比誰都難惹，專說他一面的理，現在還有三數十里之遙，便到主人所居，危崖背後，依我之見，暫時仍照我們應走的路走，看看有無件事發生，等到崖下，如無件事，再照雷姑婆所說行事，好在那地方，我知道，往側一繞，由亂樹叢中，越過一片斷壁，便可到達，也不多費什麼事，如能作出，無心撞上，並非有意，入他禁地，見面責難起來，豈不更有理些，清緣笑道，師姊真有心計，一點虧也不吃，這麼一來，中途如無事故，便算是代雷姑婆行事，回至又可賣一人情，對不對，玄玉道，那對不然，對雷姑婆，

也不應如此私心，不過，未曾行兵，先防敗路，當地主人，太難說話，自己多留一點地步總好，我們越走越近，已快到達，他倆靈已極，前面不要再提此事吧，衆人聞言，各自振起精神，暗中戒備，一味硬走，更不再加談論，都想早了此事，語聲一住，脚底益發加快，三數十里的途程，衆人走起來，自是迅速，因行處，還有一道山嶺擋住，雖然隔近，那崖仍看不見，玄玉，江明，先後一說，衆人存了戒心，脚底走路，逐處都在留神，玄玉正以手指示意，告知衆人，轉過前面嶺角，越過一個山坡，再行三四里，便到鐵船頭的，危崖後面，忽聽遠遠傳來，各種野獸的嘯聲，甚是淒涼繁雜，江明聽出，內中雜有虎豹豺狼之類猛獸，不禁詫道，黃山雖大，這類猛獸，並不怎多，出來也是日落黃昏前後，多在叢莽偏僻之處出沒，現在大白日裏，時候還早，怎會成羣吼叫，說時，衆人也剛由嶺角轉過，天色本來晴朗，來路一帶，並無什風，這一拐過嶺那面去，忽聽前面，山風大作，呼呼怒吼，勢甚猛惡，可是附近一帶，仍是好好的，連樹枝和草，都未怎吹動，黑摩勒，江明，俱是久慣山行，情知有異，往前一看，隔坡那一面，塵霧飛揚，滾滾高起，上空天色，依然晴霽未變，下面被那山坡擋住，除塵頭高漲而外，均看不見，互打一個手式，飛也似，往坡上馳去，晃眼相繼趕到坡頂之上，見面前地勢甚廣，像似一大片盆地，中間，坡坳甚多，坡下橫着一條，去始信峯的山徑，坡對面，斜橫着一片，綿亘不斷的，危峯峭壁，勢險高陡，雄險異常，循徑右去，到了前面，便與那崖，成了平行，山勢也漸收束，祇對坡一面，離崖最遠，約有半里之遙，崖勢到此，

漸尖高懸，有如幾處裂縫，和缺口，那鹿頭起處，便在對崖裏面，衆人看時，一陣陣的旋風，捲起十多丈的塵霧，正和走馬燈一般，由右而左，在缺口裏面馳過，怒濤也似，一浪趕一浪，已然過去了好幾陣，後面塵頭，兀自追逐不已，勢甚迅疾，因這兩處崖口裂縫最低，崖內地勢，比外面還要平衍，立處坡頂頗高，正可看到對崖裏面景物，當頭兩陣風頭過去，衆人只當山中怪風，未怎往下注視，先沒看真，及見風頭，一陣接一陣，逐隊直馳，與尋常旋風有異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塵沙滾滾中，竟有不少生物在內，以先過的，不曾看到，後看這幾陣，似是鹿和山羊之類，百十爲羣，箭也似急，朝前竄去，那旋風塵霧，便是這些野獸，飛馳激起，塵頭却比前幾陣低些，下餘俱是大小蛇鱗，風沙之勢最猛，行馳也最迅急，一條條，似匹練一般，往前拋起，有的五色斑斕，有的銀光閃閃，由三二尸起，到十餘丈長短，爲數之多，不可數計，越往後越長大，五光十色，奇形怪狀，不一其類，所過之處，激得地上，塵霧浮空，蜿蜒宛如一道，灰色長虹，橫亘山半，比起前頭，一陣逐一陣的，又自不同，衆人本都是嫉惡的天性，尤其黑摩勒，自從得了靈辰仙劍，聽秦嶺三老等，一般前輩劍仙，紛談此劍妙用，並還專戮妖物，便喜在心裏，屢欲大展身手，一試此劍威力，那知在花家，打完插出來，在荒山古磨之中，遇到清綠，激他和廟中二靈蛇相鬥，出手便碰了釘子，如非救星，天外飛來，幾乎還吃了大虧，後來互說淵源，雙方雖成一家，少年好勝心情，總覺上來，不應先說大話，這是一件丟人的事，口中不言，心實自愧，難得遇見這等機會，誤以爲山中蛇鱗，

追殺靈獸，既忿蛇蟒凶殘，又想山中寺觀，和樵采居民頗多，有此蛇羣盤踞，豈非大害，本著師訓，見了固應除去。再者，殺他幾條大的，也可證實前言，遮遮廟中羞臉，雖然爲數太多，不是一人之力，所能勝任，好在同行人衆，玄玉，清緣，均精劍術，自己引頭，勢必隨同上前。斷無袖手旁觀之理，想到這裏，膽氣一壯，剛要開口起步，音與已先喊道，你們快看，那來這些大蛇，我到前面，找地方看看去，口說着話，腳底一點勁，早往坡下縱落，往前面崖缺趕去，黑摩勒隨喝道，這多毒蛇，如不除去，要留多少禍害，萬萬容他不得，二位師姊，還不下手，說罷，跟踪縱落，飛也似，往前趕去，江明見二人，相繼縱落，也忙隨後趕去，那崖缺口，一排三個，對坡和左前面一個，最是淺豁，當中一口較高，童興見蛇勢猛盛，未敢輕惹，只想往對面崖上，覓地隱伏，暗中窺看，下坡便照直往對面缺口跑去，黑摩勒志在除害，見蛇羣已過不少，恐趕去蛇將過完，不能多殺，特意往最前面缺口抄去，江明雖和黑摩勒交厚，平日親如手足，遇事照例同上，這次因見蛇羣太多，覺着黑摩勒，手有仙劍，自然無妨，童興年幼勢孤，恐有失閃，意欲將他喚回，同往前面缺口，與黑摩勒一齊下坡，沒追黑摩勒，却向童興追去，這一來，三人成了兩起，崖勢原頗灣斜，中間又多突出之處，黑摩勒去時，原是滿身勇氣，及至趕近缺口一看，那蛇多半又大又長，微昂着頭，身子微微一躬，便似弩箭脫弦一般，由右往左，橫射過去，爲數又多，速看還不覺十分可怕，這一臨近，見那蛇羣過處，地上塵沙滾滾，攪起一條，粗大無匹的灰虹，塵霧之中，一二十丈的蛇影，三五

參差，似雷一般掣過，鱗光隱隱閃動，蛇眼凶光，青紅藍綠，各色都有，又似流星飛射，一瞥即逝，後面還來之不已，往往數十為羣，最小的，也有丈餘長短，碗口粗細，奇形怪狀，勢子又勁又疾，別的不說，單是隨着蛇行，帶起來的風聲，便尖厲刺耳，令人心悸，左近一帶草木，固是亂飛亂舞，搖擺不停，連那崖壁，也轟轟震撼，起了極大迴應，崖聲中，還夾着許多樹木折斷，石土崩落之聲，料是前途樹木，當了蛇路，被他撞折而起，聲勢之猛烈，端的從來未見，人如何敢輕攪其鋒，這才知道，除他不是容易，自己雖有仙劍，攔腰下手，殺他幾條，並非不能，但是來勢既多且猛，前蛇一死，餘蛇一齊衝來，就把寶劍，舞個風雨不透，挨中就死，為數過多，也難應付，休說被他乘隙撞上，難於活命，所噴毒氣，便難防禦，一被噴中，非受其害不可，心漸內怯，略一停頓，那蛇便似流水一般，過了好些，及至看出那蛇，都是一味照直前竄，頭也不回，意似爭向前面，有個一定去處，不是追殺山中生物，蛇羣已然過完，忙追進去一看，蛇羣雖去，腥風塵霧，依然綿亘未散，略為聞嗅到一些，便覺頭腦昏眩，不禁驚異，暗忖這東西，真個利害，過後餘腥，尚且如此凶毒，如若冒失邀截，定為所傷無疑，不敢再進，偏頭往蛇羣去路一看，原來那崖，也是一條長蛇形勢，沿着裏面崖腳，乃是一片，寬長野地，最前面，林木蒼翳，另有一片山崖，橫亘右側，與這長崖，不相連屬，遙望塵霧，蜿蜒如龍，正往林中竄進，蛇羣影子，猶在霧中隱現，晃眼之間，全數投入，只剩塵霧未息，方自凝望，尋思無策，忽聽崖上，有人喚道，黑師兄，那蛇俱已到了。

，前而山谷之中，正好全數誅戮，我們還不追去。抬頭一看，正是清緣，同了江明，童興，由崖上滾來，黑孽勒想起，方才不合一時勇氣，又關了個虎頭蛇尾，心中肉愧，笑答道，我祇說可以攔腰殺他幾條，那知道等多法。除了二位師姊飛劍，人真不能近身，大師姊呢，怎未隨來，這多惡毒之物，留在世上，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十一集，便知分曉。

一九五〇年四月版

版權所有

定價

還珠樓主著

正氣書局印行

上海山東路209號

翻印必究